

歷法篇

帝系篇

后儲篇

相業篇

續廣治平畧

卷壹



治歷篇

帝王歷法

歷法何昉乎。自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至黃帝創受河圖。始設壘臺。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總。斯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歛。以作調歷。而是歲己酉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蔀。於是時憲而辰從。代有專官以司其事。少昊時鳳鳥氏實爲歷正焉。顓愛命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采食於天。歷營室。乃建孟春之月爲歷元。其後二官咸廢厥職。閏餘年次孟陬。

殄滅。拙提無紀。歷數失序。迨唐堯立羲和之官。治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所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軌度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時序之可推者乎。所謂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帝舜承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嗣是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夏時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皆能宣明其事。而周禮設官分職。則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司治歷之事。占天而主日。太史氏占之。以正歲年。叙事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一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以會天位。以辨四時之序。蓋天行歲。歷二辰。十有二月。而一周月。與日會。亦月歷一辰。十有二月。而一周辰。則日月相會之次也。辰十有二。曰亥。枵。曰娵。訾。曰降。婁。曰大火。梁。曰實。沈。曰鶉首。曰鶉火。目鶉尾。曰壽星。曰大火。曰柅木。曰星紀。而二十有八星之位。則日月所宿。躔舍焉。故曰歷者。厯也。厯日月星辰之厯次。而正其經紀者也。又保章氏志。日月星。

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夏商治厯之事不可復詳而以周制推之  
雖三代歲建不同而要以甲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振古如茲  
莫之有易也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治厯之權不秉於天子故當其時  
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各掌  
著於天文圖驗之事如魯哀十年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仲尼嘆之周襄王二  
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左氏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  
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誠傷之也  
然則春秋之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以紀啟閉月以紀分至誠所以正時  
而作事厚生者也至於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修厯而自  
以爲獲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墨豈不益謬哉

兩漢志法

漢興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主顓頊歷用之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未能覩其

真至武帝元封元年。公孫卿、壻、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詔選鄧平等及民間能治算者二十餘人。更造密度。而唐都洛下。閏與焉。乃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帝七年。復得閏。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本初星度。以造漢太初曆。其法以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輔曆也。于是察觀星度。日月之行。以推算之。先籍半日爲陽曆。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羣臣便議。上使校曆官淳于陵渠覆校。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八十分曆。罷廢尤疎遠者。十七家實始行夏時也。遂詔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其後元鳳三年。大史丞張壽。王言。更紀非是。詔雜候於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壽王課。

最疎太初曆第一。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始定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何子歆究其微妙。作三統曆。其說以爲三統合於一元。而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統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于半地。統受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初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于中。故三辰之合于三統也。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五星之合于五行也。水合于辰星。火合于熒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歲星。土合于填星。故歷三辰五星。相經緯也。會三統而復于太極。以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至後漢太初曆施行百餘季。而曆稍後。天朔乃合在月晦。永平中。詔曆官張盛。干防鮑鄰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岑。謀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然至僖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月先曆食者十六千。是差矣。會稽尉

劉洪悟以爲四分疏濶者。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千古推而下則應。平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爲乾象。應盡。月行有遲速。以日行課其疎密。而日月黃道赤道表裏之度。始精大儒鄭玄受之。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嗣是改曆者。皆斟酌乾象。以爲推步之表。至此而漢曆凡五改矣。

### 三國六朝曆法

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初韓翊本乾象法。造黃初曆法。一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羣等言。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分。所錯無幾。楊偉固改造。景初曆。蓋二曆皆寫子模。毋終不過洪之術也。晉初因景初改名泰始曆。杜預又著春秋長曆。以爲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可得而限然。累日爲月。累月爲歲。新故相涉。不得。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曆舛則積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曆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侯薄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爲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始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于經數之表變常潛逃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知非算曆之所能及矣其曰度謬曰古曆曰有常度周天爲歲終故疊累星度季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乃立差以追其变使五十年退一度何取夫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巾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然而未盡合也大抵古曆分率簡易歲久則差達厯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变故三代之典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岁之制及繼体守文疎人代嗣則謹循先生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起蟄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兒魚在

建己之初至春秋時。己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歷。以小歲後十三日而雪。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祀當以建己初農祥始見而雪。皆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定之。方中直營亥。六度爲得時也。據麟歷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大興土功。其日蝕議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日月嘉會。爲陰陽。齋時。則陽不疚于位。以當其明陰。舍草示冲。以隱其形。若望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子。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壅君陽。爲之食矣。乃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蓋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衡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歷陽盈陰微而不食。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近古大儒劉歆賈逵之倫。以日蝕非常闕而不論。夫使日食。

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歷數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故  
教之休咎者故必稽古史虧食淺深加時朓朒數協者反覆求之山歷數之中  
以參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以求歷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  
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歷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歷道  
逆數常執中以候变天道如示指掌矣其五星譜曰日月者以著尊卑不易之  
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  
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委裹盈縮之行皆係之于時而時有變行改  
甚常度與人事相爲俯仰而神理從效焉故較推必稽古今注記久氣均而行  
度齊上下相距反覆相水以初爲常而以其獨異于常者爲占舊法以三星相  
近爲失行三星以上爲失甚天竺歷以爲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好之星  
則趣之遇所惡之星則捨之趣之行疾捨之行遲凡皆以精氣相感也故五星  
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變其推塗密要如此

五代歷法

五代初周唐崇玄曆而晉高祖時馬重積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此法乃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爲所變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于民間而重積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而復用崇玄周曆順中博士王處訥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周世宗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曆于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歛著爲書四篇上之世宗頒行之曰欽天曆而杜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曰躔差度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朏朒而朔望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六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糾正以制食差而充會密測晷望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距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順逆伏留使

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

### 宋代曆法

宋初承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欽天時刻差謬。命有司重加研覈。而王虎訥上新曆。號應天曆。太平興國中。以應天置閏。有差。詔吳昭素。徐臺董昭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法頗精密。賜號乾元。其後朔望復差。咸平四年史序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天。時趙昭逸曰。其熒惑度數稍誤。復推驗之。果如其說。久之。星躔復失度。天聖中。司天監上新曆。賜命崇天。英宗初。有司言。崇天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食不效。詔周琮等各造新曆。令范鎮詳定。謂惟琮曆最密。乃用之。號明天曆。初。石道言。琮曆不可用。王熙再申月食東方。與曆不叶。詔歷官雜候。時有言。衛朴通曆法。召朴至。杜立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其改造朴以已學爲之。視明天曆。數減二刻。曆成。號奉天曆。九年奉天以日食不當。詔其集歷家考驗。有

司言失于後天。遂改作元祐六年。歷成詔以觀天爲名。崇寧姚虞輔改曰占天。  
未幾。蔡京令虞輔改用帝受命之年卽位之日造歷。元用庚辰日起己卯。歷成。  
名以紀元。蓋宋自開國迄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歷凡八改。南渡建炎三年。  
更造統元。歷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歷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憲京  
用受命年月日之失也。然暗用紀元法推算而以統元爲名。孝宗初日食不驗。  
于是改造乾道歷。已又改爲淳熙歷。時孝宗務知歷法。使密朝廷益重歷事。  
二年楊忠輔言。淳熙歷僭于天道。不合。趙渙亦言淳熙法皆後天一辰。紹熙  
元年。頒新歷。名曰會元。至慶元四年。會元占候復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忠輔  
更之。名曰統天然。曰淳熙以來三歷皆出自劉孝榮一人之手。統天頒用之初。  
即已測日食不驗。囚乃至開禧時。署閏遂差一月。乃招集員隸精算造者。嘗獻  
歷與造統天歷者皆延之。而開禧新歷議論始定。尋韓侂胄當國。或謂非所急。  
無復敢言。歷差者。而開禧歷附統天並行于世。淳祐四年。韓祥更造新歷。賜名。

自天咸淳六年以冬至至後爲閏不協因更曆七年頒行卽成天恩也恭自南渡之初迄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而曆復八改嗟夫使其曆法胞合天道則于歲日至可坐而致矣必數數更法以求牽合玄象哉宋儒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視邵堯夫立歲差法只于歲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遂不差可謂冠絕古今矣邵子之言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閻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閻等知曆法惟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嗚呼斯言固深于曆者矣

### 元代曆法

元初承用金曆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王恭等守敬領其事恂等言顧得通天道知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曆宜精于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于曆象特精諸曆事變成焉守敬言可天真大于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爲確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曆地最廣也今國家疆宇

比唐尤虧。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于儀表。今司天儀  
本宋皇祐中于汴京所造。與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  
石年深偏側難適用。請別創儀表相比。稟宜可。於是創簡儀。卽儀及諸儀各  
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侯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用。二  
線測餘分。織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  
予。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  
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  
官去極度。分燁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  
儀。表高景虛。固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闢幾。歷法之驗在于交  
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皆創  
以已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異方渾。益圓。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當。  
是時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溟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

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觀距離近取  
晷景微八刻秒遠周寰海偏參厯法酌稽中數益五年而厯成衡守敬具疏言  
帝王之事莫重于厯自黃帝堯舜爰及三代厯無定法迨漢造太初厯以迄于  
今厯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今始改治新厯僕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懶  
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  
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  
月行遲疾三曰赤黃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諸推步之式與  
見成之數皆此次篇類整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厯法積算年月  
傳會之誤則固順天道之自然而合也詔賜名授時厯頒行天下攷其法一以  
攷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  
爲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爲百分  
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以歲實加氣應卽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

加閏應滿湖實去之卽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驟將來則  
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簡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人而不爲合以驗天者也。  
夫厯法之所以易于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眞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  
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数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三差甚  
微。人初不覺。晋虞喜以爲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進之則又不及。劉  
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已意斷之  
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駛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十五秒。加  
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  
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  
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  
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駘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  
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

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  
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縮故月一大一小  
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也張  
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  
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在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  
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也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己意附之可乎  
故虞喜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旣合何疑于頻大日月相離何拘于間小一行  
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  
日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  
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史謂其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良不誣哉

## 明代曆法

明太祖吳元年聞括石劉基名聘至都以爲太史令基字是率其屬造戊申大

統○歷○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凡○歷○註○帝○御○曆○三○十○事○民○曆○三○二○事○主○遁○曆○六○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距○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变○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于○監○正○丞○十○七○年○製○觀○星○盤○修○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歲○周○楚○齊○六○王○俾○讀○焉○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是○歲○博○士○元○統○言○本○朝○歷○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距○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按○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曰○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書○奏○報○可○擢○統○爲○監○正○而○監○丞○李○德○芳○言○授○時○曆○上○推○往○古○每○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統○所○造○曆○不○用○消○長○之○法○非○是○統○復○疏○爭○之○上○曰○是○皆○難○

憑。但以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乃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三十年革回回監正。正統中造己巳曆。頒行之。而疎尋廢不行。正德中。永樂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駘侯以爲新舊法互有得失。宜徵海內究心天文。及能爲算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說主算極于秒微。積之無差。而後精。故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于二至餘分。無忽之間。定日法于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于半秒難分之所似。中曆家肯綮。至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歷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踰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踰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分。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九秒。黃道歲差九十一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故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迄臣伏揆治曆。有不可不擇。

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推算之士。臣三者無一。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伏乞  
敕礼部延訪。有能知厯理如楊雄。精厯數如邵雍。智乃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  
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萬厯初。鄭世子載培疏請改厯。兼採眾  
說之所長。輯爲一書。名曰律曆融通。其大旨出于許衡。與衡厯不同。彼以大統  
授時。二厯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  
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設移而前。則生明在初二之昏。次設移而後。  
則生明在初四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要知厯家雖有成  
法。必以測爲準。庶幾無弊之道歟。二十四年河南僉事邢雲路奏言。窺天之器。  
無踰觀象。則是候時。轉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  
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審唯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過午子半之  
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  
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

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且曆法疎密，驗在交食。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已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殘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知法增損之矣。此而不改，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會晦不止也。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其時相繼疏請改曆者紛紛悉留中不行。

息閑蔡氏曰：甚矣，曆法之難言也！夫天道無端，天体至遠，而欲驗之以陰陽寒暑之侯，積之以絲杪毫忽之數，雖竭天下之至巧而不能盡。故古今治曆者，終不能求一定之法。自黃帝迄秦，凡六改矣；漢凡五改矣；魏文帝迄隋末，十二改矣；唐高祖迄周末，十六改矣；宋凡十八改矣；由金及元，凡三改矣。明則諸臣屢請修改而未果矣。思往昔累更之法，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而不合，則不得不變法以求之所以。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而卒未有泰合無間者也。然自堯命羲和置閏而四時之氣侯不忒，則堯典爲

萬世○歷○法○之○祖○顧○不○信○哉○嗣○是○而○西○漢○之○歷○莫○善○于○太○初○東○漢○之○歷○莫○善○于○四○分○由○魏○至○隋○莫○善○于○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欽○天○爲○善○而○泰○攷○古○制○創○立○新○法○則○元○之○授○時○爲○度○越○古○今○者○也○夫○以○日○月○盈○縮○朓○朋○之○不○齊○星○辰○遲○留○疾○伏○之○不○二○道○往○來○出○入○之○不○同○非○智○于○推○算○之○學○者○何○由○以○驍○其○復○察○其○數○而○正○已○往○之○謬○樞○將○來○之○準○也○哉○余○則○第○從○讀○易○而○得○之○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夫○期○之○日○以○一○歲○言○之○春○夏○與○秋○冬○半○也○又○春○與○夏○秋○與○冬○半○也○以○一○日○言○之○夜○與○晝○半○也○又○子○夜○之○夜○與○午○夜○之○夜○半○晝○前○之○晝○與○晝○後○之○晝○半○也○若○一○一○以○策○數○當○之○則○必○乾○策○多○而○坤○策○少○而○遂○以○此○當○三○百○六○十○之○日○何○也○三○百○六○十○者○日○之○度○也○日○一○日○一○周○而○月○三○十○日○行○于○乾○策○之○上○而○究○竟○三○百○六○十○皆○日○之○度○也○則○皆○乾○之○策○也○比○乾○之○策○而○坤○亦○

月與日會。則總計一周而常不足。則月每乘于日度之中。而究竟三百六十。猶未盡日之度也。則亦未盡乾之策也。未盡乾之策。而坤亦乘于乾策之中。猶是也。消息之理。猶有然也。通合乾坤之策。以盡三百六十日之數。此理之可稽者也。而其後亦從此見焉。何也。一歲之間。本一氣之周流耳。一氣分而爲二。則有陰陽二倍。而爲四。則有四時。三四一十二。則有十二月。十二倍而爲二十四。則有二十四氣。復三其二十四。而爲七十二。則有七十二侯。是七十二侯者。亦不過以乾策三十六。而兩之。坤策二十四。而三之耳。故舉乎七十二侯之全。而三百六十日之歲。周矣。是歷之所紀者。侯也。而侯之所應。則惟氣氣至。而物感。物感而侯变。如天地之氣接萬物者。莫疾乎風也。正月而東風解凍。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則天地發舒之氣散矣。動莫疾乎雷。二月而雷始發聲。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陰之中也。說萬物者。貴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六月而水潤溥者。大雨時行者。陰之溫陽。

之咎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交而爲虹。季春虹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者。陰勝陽也。陰陽之氣鳥獸草木得之爲先鷹主殺而秋擊鼠主食而夜出而卯辰之月能化鷦  
鷯者以卯辰者陽之壯陰爲陽所化也。爵孔子而春集雉求雌而朝雉而戌亥之月能爲蛤蜃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爲陰所化也。蟻出敗戶者與陽俱出也。蠶出坏戶者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逐陽氣而上游也。季秋而豺祭獸者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雁北玄鳥至者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雁來玄鳥歸者各乘其陽氣之所宜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蛻蟬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鳩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六月一陽始生鵲鸚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屬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鹿陽歛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歛也。草木

正月而萌動者陰陽交而爲泰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長陽消而爲剝也。桃桐華于春者應陽之勝也。黃菊華于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而靡蕡死者陰不勝于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復于陰也。麥得陰之稱也。故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而麥秋在于四月也。禾得陽之稱也。故木王而生金王而熟而禾登在于七月也。至于腐草之爲蟻則植物之變爲動物無情之變爲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惟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大抵陰陽二氣無形而默運于內。風雲露雷昆虫草木有形而改換于外。君子觸其景而測其應則可以寓對。時育物之心因其候而思其義則可以悟陰陽貞勝之理由。是而知一歲之間七十二候即二十四氣也。二十四氣即一十二月也。一十二月即四時也。四時即二氣也。二氣即一氣之周流也。氣侯爲天地之自然。理數爲天地之不易。此吾儒窮究其理而推算之學則有挈壺保章之職在。

續廣雅平畧卷一

續廣治平畧補編卷之三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帝系篇

皇帝帝系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則必尊一人爲生民主而首出御世者盤古氏也嗣有天皇氏以制干支地皇氏以定三辰人皇氏以分九區斯政教君臣所自始而飲食男女所由起乎繼此而興者共十紀一曰九頭紀第九人故名卽以人皇氏兄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運通紀六曰敎命紀相傳自人皇以至敎命凡八十三君然無世次可攷也七曰循蠱紀以其德厚信立循其化者八曰因提紀言後世因其制以利時也九曰禪通紀言禪讓之德凡十三氏焉中有有巢氏教民構木以巢居有燧人氏教民取火以烹飪者也凡十九氏而始畫八卦造書契制嫁娶作網罟參

六畜興樂音者伏羲氏也。始教耕種制醫藥列廛市者神農氏也。亦在一十九  
氏之中。神農氏之子臨魁嗣位。凡七世至榆罔不道。黃帝乃代之而爲天子。則  
十曰疏仡紀也。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世自黃帝以迄平周而貢帝之子曰摯。

黃帝之孫曰顓頊。少昊之孫曰燭帝。燭之子曰堯。代有天下。至帝堯不私其子。  
而禪天下于黃帝八代孫曰舜。夫洪荒之世。其風朴畧。至黃帝而實爲文明之。  
漸。昔之穴居野處者。有宮室矣。昔之汗樽瓢飲者。有器用矣。昔之縉繩而治者。  
有文字矣。昔之皮革蔽體者。有衣裳矣。而且建歲首。以製曆。別黃鐘。以定律。畫。  
野。以立井。臤范金。以爲刀幣。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乎。夫刑罰斷自唐虞。  
此堯舜教養之功。萬世頌之不衰也。而繫易所稱古者庖犧氏王天下。庖犧氏。  
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足。爲明據。故漢孔安國序書。述以伏羲。  
神農黃帝爲三皇。以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宋朱子從之。于是稱三皇五。  
帝者。必以是爲準。豈以其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則聖人。

之。有功于天下。萬世之民者。誠巍巍乎。莫與京已。

三代帝系

禹受舜禪。建國號曰夏。以建寅月爲歲首。蓋人生于宇宙。得授時之正者也。于是則襲以定時。建學以明倫。鑄鼎以象九州。巡狩以會萬國。其立極垂範者。誠萬世之準。而曰王之憲已。乃孔子稱其無間。有不忍。一曰安。天子之常奉者。而天下之民。睹河洛而思明德。唯恐禹之不爲吾君也。故不臣益而臣啓。天嘉舜禹。相繼受禪。賢以傳賢。而啓獨以子繼父。事非耳目所當。首不得不不起人疑。叛之心。不知傳子之事。固非出于禹之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啓。固不能辭其責矣。而况啓之奮發。有爲有弗。若丹朱。商均之不肖者乎。啓子太康。邈豫滅德。游取不返。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羿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嗣位之始。即命亂。僕掌六師。以收其兵。燔征義和。以剪其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逞。子相既立。權歸后羿。羿遂相而代夏政。後桀浞復殺羿。自立夏祀。

之絕幾四十年。相之子少康以一成一旅之資復興夏業。嗣是若杼若芒若泄若不降皆子以傳子也。局則以弟嗣焉。局之子曰厔而嗣厔者又不降之弟曰孔甲。嗣是若皋若發皆非令主至屢癸尤爲無道。寵妹晉瓊宮搖臺以爲居肉山脯林以爲樂。萬民皆怨謫侯多叛。湯乃師師以伐之。戰于鳴條。桀師敗績。于是十七王之道絕而四百五十八年之夏社屋矣。成湯先伐冀載代顧三伐鬼方。及夏桀乃放桀于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有也。唯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于是卽天子之位。國號尚以建丑之月爲正月。反桀之虐以寬治民。遠近歸之。然讐讐議而爲征誅。亦君臣間極驟異之舉。而天下不以爲疑者。以湯之心出于救焚拯溺耳。使湯之心思出于救焚拯溺而無所私。則宜奉桀于別宮。使不得聽政。立其子選賢者輔佐之。若其子不可。則擇其子弟中之賢者以爲天子。已則賓處海濱。以謝擅廢置其君之罪。則仁至而義亦盡矣。不是之圖。乃放之而自立爲天子。鳴

吁以義正之而以利終之雖三尺童子亦知其非義矣故湯亦自慙曰恐後世  
以台爲口實然處于勢之已極不得不變而通之以達于自然之數非聖人有  
所容心于其間也湯崩長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太丁之  
子太甲嗣之始放于桐終歸于毫遂成令主則克智克艾之效也沃丁以子嗣  
太康以弟嗣小甲以子嗣雍已太戊又皆以弟嗣仲丁以子嗣外王何貞甲又  
以弟嗣祖乙祖辛皆以子嗣沃甲又以弟嗣祖丁以祖辛子而嗣沃甲南庚以  
沃甲子而嗣祖丁陽甲盤庚皆祖丁子而相繼以嗣盤庚之世河决爲患乃遷  
都以避之改國號曰殷而能修湯之政商道復興嗣盤庚者曰小辛亦以弟承  
兄也小辛之子曰小乙小乙之子曰武丁武丁恭默以道帝眷良弼又知升鼎  
耳而惟王益內反諸已以思王道重譯來朝鬼方用克殷道復興號爲高宗神  
庚祖甲貲高宗子而相繼嗣位者也虞辛庚丁皆祖甲子而相繼嗣位者也庚  
丁之子曰武乙武乙之子太丁太丁之子曰帝乙帝乙之子曰受辛是爲紂寵

妲已。唯婦言是聽。于是斷朝涉之脰。剖賢人之心。剝喪元良。判別孕婦。縊長夜之歟。觀炮烙之刑。自絕于天。結怨于民。諸侯背叛。西伯昌率叛國以事紂。昌亮子發舉兵以伐。紂紂衣寶玉自焚死。雖鹿臺寶物鉅墮。轡轡紅無濟于亡。于是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年之祀。斬矣。武王繼殷以有天下。國號周。改建子月爲歲首。乃反商政。由舊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故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民大悅。天下既定。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鼎建諸侯。封皇帝之後爲三恪。封夏商之後。俾作賓主。家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封同姓之國。四十餘追王祖先。欽定謚法。其他建學養老。一如夏商之制。是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王者乎。成王嗣位。未雜強裸政。在周公歸政修己。以用八求。皆以輔德。頑民服化。越裳來朝。海不揚波者。三十七年。雖成王學力之到。周公造就之功歟。康王嗣位。敬恭神人。外命召軍。百姓興于禮義。刑措不用。故後世謂太初在成周宇宙間。昭王立魯公子弒。君爭國而不能討。王綱彌夷。穆王

嗣之作君。牙問命之篇。其望臣僕者。何其深且長也。古刑之作。雖一切權宜之術。而哀矜惻怛。猶有忠厚遺風焉。而初終易志。觀丘不已。西巡不休。無乃廢先王之訓乎。嗣是爲共王爲懿王爲孝王爲夷王。王室微。國步不振。至有下堂而見諸侯者。陸達解鈔。河爲三漢。召美庸王。嗣之好利。而用榮夷公。防守而行監。誘法民心。震怒赤子。弄兵至于赤地。而不敢歸。國之不墜。其幸耳。宣王卽位。用召穆公以平淮徐。用方叔以南征荆蠻。用尹吉甫以北伐玁狁。撫亂之略。亦云偉矣。惜其墮志于晚節。不藉千畝。虢公諫焉。料民太原。仲山甫諫焉。失禮晏起。姜后既晬珥以待罪焉。而能卒致中興之業者。賴有周召之相。以夾輔之也。無何而幽王嬖褒姒廢。宜曰以妾爲妻。以孽伐宗。幾幾乎桀紂之續矣。賴晉秦鄭衛之力迎宣。曰而立之。然異敵所逼。東遷洛陽。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烏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固周道。尙長升隆之會也。于是曰桓王。曰莊王。曰僖王。曰惠王。曰襄王。皆存守。存之空名。而襄王則曾侯召之。以諸侯見所謂天。

王狩于河陽是也以至曰墳王曰匡王曰定王曰簡王曰靈王曰景王曰悼王  
曰敬王曰元王曰卓定王曰哀王曰思王曰考王皆若存者亡而思王者王則  
皆以弟弑兄而自立者也非堂陛闈闔之大變乎凌夷而至威烈之世王迹益  
掃地往者綱紀散壞十壞八九然猶有宗主天下之名至是而晉之三家弁髦  
其君瓜分其國天子不能問又從而寵異之矣嗣之者曰安王曰烈王曰顯王  
曰慎襄王曰赧王赧王益以微弱不能主盟乃東西周分王而理各居一都  
王因西用君以居焉秦取其舊器遷西周公于懸狐聚周既亡矣而東周如綫  
之續尚在故綱目不書秦之年以冠之至秦始皇二十六年東周亡而三十七  
王八百七十三年之國運始絕乃以正統與秦焉然呂政立而嬴氏之秦亡  
矣始皇既并天下自謂德過三皇功兼五帝乃稱曰始皇帝于是廢封建廢并  
田鑄金人築長城造阿房以爲自二世三世至於萬萬世不絕也乃置二世而  
宗社壙于揚子塗水之妾孺子嬰且自縛而出咸陽矣以秦之強而用之以惠

共亡不若是之速也。唯其强而虛用之，則固有自亡之道也夫。

漢代帝系

高帝以匹夫提三尺劍，誅無道，秦天下之大，不五載而馬上定之。乃寵戚姬，愛如意，幾蹈扶蘇、胡亥之舊轍。非商山四老爲之羽翼，則惠帝之爲惠帝，未可知也。惠帝以童年嗣統，治臻清淨，德本寬仁，惜無子繼之。高后亂德，劉氏不絕之祚，幾移于呂氏。非齊襄王之外，舉朱虛侯之人，衛平勃之交懼，則非其種者孰歸而去之？平代王以高帝中子，大臣迎而立之，勤儉仁慈，專務以德化民，頌善政者，每于文帝之篇不可枚舉。景帝承富庶之鴻緒，坐享宴安，治號平康，民用和睦，後世以爲漢之文景與周之成康媲美。良不誣也。武帝嗣之，雄才遠略，卓越千古，而法繁于秋荼，利析于秋毫，驅元元以從砥劍控弦之事，卒之好大而大不遂，善功而成，而功不成，而漢非文景之漢矣。幸輪臺悔過，付託得人，昭帝以至之孤安于九重之上，方年十四，信大將軍忠識，上官桀詐精明，若此使天假。

其年政治必有足觀者。帝崩無嗣，迎昌邑王而立之。在位二十七日，游戲無度。霍光乃白太后廢之，迎立武帝曾孫病已。光雖廢立無人臣禮，而以言安社稷之臣。光庶幾近之。何宣帝不諒光之忠，而憚光之嚴？使光之子孫無子遺者，帝亦少恩矣哉？雖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令主。而刑名繩下，德教不純。國之元氣半消索于宣帝之時，元帝嗣位失于優柔，成帝嗣位失于逸豫，哀帝復懷之，資清述于建倖，平帝幼冲之齡，權移于外戚，而漢祚移于新莽矣。葬備位十八年，天下幾已無漢，而孺子嬰淮陽，王以庸才爲衆所推戴，或被廢，或被殺，豈承太業之主而紀年者以之？亦以慰思漢之心，正主器之大義焉耳。光武以謹厚之才，發兵而捕不道，交刈群雄，克還舊物，天下乃嘵。復見漢官威儀也。恢恢大度，同符于高祖，而崇儒推表，行義東漸之俗于斯。茂焉明帝政，苦苛切而從諫，改過誠有足多。章帝事主寬厚，而罷在外戚，寔啟其端。然其尊師尚文之盛節，煌煌乎郁郁乎，平觀東京風物，而頌兩君涵育之功，不哀和帝冲齡嗣位，長握

大權而傳祚于百目之幼。至殤帝早薨，玄帝以清河王之子而入北鄉侯頑順。  
帝以故大子而人皆女子。當陽侯官外戚，迭爲消長。章帝先啟其端，兩君大著。  
其祿矣。冲帝政未成，子賢明之幸輔。荀爽毒已，受于跋扈之將軍。桓帝之世政，  
出五侯權歸布質。前則禍方著，今則禍已烈矣。靈帝獻帝虎狼入室，身播國屯。  
赤帝子之炎息，而爲燼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仗鉞西南。後帝續位，庸鄙不足。  
與有爲非，孔明以周公召公。方叔召虎之身，誰能繫如帶。如繫之緒，續二主于  
西漢。十二主東漢，十二主之後，衍四十三年之曆于西漢。一百一十三年東漢。  
一百九十六年之後，故至若魏。于曹丕受獻帝之禪，凡五世得國四十六年。吳、  
王孫權，僭位凡四世，共五十九年。而漢室尚有人。漢國尚有土，則編年者含漢  
而進。乃陳壽作誌，命曰三國。其未明大正統之義者哉。

## 六朝帝系

晉武帝廢魏王而自立，名曰禪。篡也。而吞吳，并蜀。天下一統，不得不以帝系。

紀之。因當海宇戰爭之後，可謂小康。及惠帝嗣位，屏弱愚瞞，真所謂此坐可惜，不了家事者也。于是懷帝以弟嗣尊位，未幾而囚執于劉聰，愍帝守虛名于奔播，餘迹指顧而成江河之異。傳世止四歷年，止五十三而已。西晉元帝受懷帝之命，屢建廢困神州，陸沉正位江左，雖稱晉室之胄，實爲牛吏之兒。以牛代馬，與以昌代嘉同一僭逆之報耳。明帝志在奮發而享國日短，成帝之立王幼時艱苦，兵者稱戈，犯關領鏡者逼執，朝權康帝得年不永，穆帝禪祚登基，哀憇時艱，督兵者稱戈犯關，領鏡者逼執，朝權康帝得年不永，穆帝禪祚登基，哀憇時艱，督兵者稱戈犯關，領鏡者逼執，溫溫處帝奕而立簡文，則文叔默嘗驕清談，差勝也。武帝荒淫，勘長星以杯酒，誰復慮裏此家居也。平安帝嗣位，遂于桓元，劉裕一起而樹反正之勳，宜其爲晉至幸而不意，適爲晉至危也。于是殺安帝，立恭帝，不二年而禪位于宋，偏安之晉共十一主，無一賢者，而歷世至一百三季，幸矣。宋主裕位，竊人臣之王，罪著無君之心，乃猶誅及亡國之君，慘惡古所未有。故少帝文帝孝武帝廢帝，明帝蒼梧王，順帝傳世八葉而六王不以壽終，惟文帝之治冠。

于江左而明帝剪滅同宗使武帝二十八子靡有子遺順帝以八十年之國祚  
拱手而授之蕭道成與司馬氏之授裕者不爽毫髮矣之報施何奇也齊主道  
成初無大功于宋特以王儉褚淵之推戴禪其位而居之然其致治之意欲使  
黃金與土同價則輕賦儉德可知其極矣武帝嗣之尤稱良王嗣是鬱林王新  
安王立者不以正廢者不旋踵明帝廢之以踞尊位而豺狼成性齊之明與宋  
之明何異世一揆也嗣以東昏侯驕侈和帝因廢之而自立而蕭衍已起而即  
其位矣懿齊之世雖曰七主而歷世僅二十四年梁王衍以齊之同姓奸竊大  
寶然其在位也勤于庶政江左晏然無逾此時者弟謀人之國弑人之君貪心  
忍心何所不至而邀福于竺乾謀矣卒之餓死臺城豈果篤信釋氏之禍歟嗣  
之者簡文帝弑元帝降敬帝禪無一克終天位雖傳四主歷五十年尙謂蕭梁  
有君乎陳霸先欺弱主以喙梁葉國號陳是爲武帝始著雄傑之資繼蹈梁武  
之轍一傳爲文帝再傳而爲臨海王三傳爲宣帝四傳卽爲後主而宗社丘墟

惟玉樹新聲。縣繞于秣陵之下而已。合五王之曆。不過三十三年。自西晉以至  
于陳。偏安江左。是爲南朝。北朝則魏太祖先世爲代。北鮮卑君長姓拓拔氏。名  
珪。卽代王位。則在晉之泰始二年。取燕卽帝位。則在晉武之咸寧四年。歷元帝  
武帝。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明帝。莊帝。節閔帝。爲高歡所弑。立平陽王。是  
爲孝武帝。三年而西奔長安。高歡復奉靜帝立之。是爲東魏。靜帝在位十一年。  
而禪位于高歡之次子洋。國號齊。時宇文泰又奉文帝立之。是爲後魏。傳廢帝  
恭帝。而禪位于周。合魏之十五主。共得國一百七十二年。則魏亡于梁太平五年也。  
北齊顯祖高洋受禪于魏。靜帝時在梁之大寶元年。傳廢帝昭帝。世祖。後  
主。共五主。計二十八年。而爲周所滅。則在陳大建九年也。周閔帝受禪于魏。魏  
亡。周興。明帝。武帝。宣靜帝。而禪位于隋。共五主。計二十六年。則亡于陳之大  
建十三年也。隋文帝楊堅。藉后父之勢。暴不臣之跡。受禪于周。南滅陳國。天下  
一統。百姓號廢中外。與安而暗于付託。授位楊帝。楊帝慕秦始皇武之所爲。以

金匱無缺之邦成土崩瓦解之勢被弑于江都李淵父子起兵晉陽人長安立恭帝而天下歸于唐矣隋三王共三十八年此南北朝之大略也

### 唐代帝系

高祖有世民英姿蓋世之才爲之子席捲長驅奄有關中六年之中化家爲國成功何速也然臣伏突厥則義聲不振矣又立帝自相循列朝之陋習則得統不正矣况藉太宗以有天下而欲以隱太子居其右能不起閭牆之讐哉則傳位不當矣太宗嗣位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莫不世出之主也特父子兄弟間既多斬德而亂元吉弟之婦獻行復彰唐之宮闈不肅有由來矣高宗嗣位弱愛枉席忘父子聚暉之耻卒使武后廢中宗而執朝綱改唐爲周李氏之天下絕十四年間所以繫唐祚者惟帝在房州一語而已後以仁傑秉之之力從芒碭王而復位既已備嘗險阻而荒淫不悛使非相王起而正之其禍豈僅毒其身而已哉盛宗本無黃屋之心因子隆基以成功所幸立嗣以功不以嫡

而玄宗安然正位。不致如乃祖推刃同氣之所爲。開元之政可謂盛矣。天宝之政。何其舛也。失德在信奸而嬖寵致禍。至竄身而喪國。肅宗以國之元子。因父老之留返旆。而東收復舊京。代宗繼之上陵下。替養成亂。階德宗僂惚于奉天。之幸。狼狽于梁州之奔。順帝以聖疾嗣位。幸其委家嗣以安社稷。而憲宗得以剛明果斷之質。進用忠謀。削平僭叛。唐之威令幾于復振矣。穆宗蒙已成之業。而不能保。敬宗以昏童之主。而噴其身。文宗優柔不斷。受制家臣。武宗英敏有爲。享國不永。宜宗用察而不施仁。懿宗縱志而不知檢。唐室之亡于茲决矣。僖宗昭宗昏庸相繼。朱全忠弑之而哀帝曠奉冊寶以入。梁計唐草國三百八十九年。歷二十君。而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賊所逐者五焉。爲妻所弑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九所。弑者三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強臣所殺者一焉。家國之禍獨甚于前代。豈無所自而然哉。

後梁太祖朱溫。本碭山一小民耳。初從黃巢爲盜。及歸命唐室。掌握兵權。不能  
効力于朝廷。而滅唐三百年之社稷。然逼于終身。不敢失節。之李克用。故傳之。  
均七二主。而王歷十七年而已。克用之子存勗。稱帝于魏州。本姓朱邪。賜姓李。  
氏。故其立國也。亦號曰唐。是爲後唐。廟號莊宗。傳明宗。閔帝廢帝。凡四主。歷十  
四年而已。石敬瑭以明宗愛婿。而有石郎欲反之言。以激之。劉知遠。倡帝業可。  
成之謀。乃借兵契丹。起而亡唐。故綱目書。契丹立敬瑭爲晉皇帝。醜之也。罪之。  
也是爲後晉。高祖傳之齊。王赤二世而亡。事契丹。以興絕契丹。而敗。歷十一年。  
而已。劉知遠。當契丹覆首之日。天下無主。正號于晉陽國。曰後漢。是爲高祖。傳  
之。隱帝。而郭威。擁兵而入矣。亦止二主。僅歷四年。郭威。自謂周家之裔。號叔之。  
後。乃建國號爲後周。是爲太祖。養后兄柴氏之子。爲嗣。是爲世宗。待以元舅。  
之禮。重國之所。由得不重身之所。由天理。澌滅已盡矣。至世宗。殂。恭帝立。禪位  
于宋。合三主。而止。歷十年耳。此後五代之大略也。

宋代帝系

宋太祖以殿前點檢作天子不可謂非天命之有歸而陳橋之變黃袍加身不可謂非人力之共戴論者謂商周之取天下以仁漢唐之取天下以力宋之取天下以謀幾與全忠敬塘同類而罪之亦律以君臣大義則然豈然不以天下與子而以天下與弟尊母教敦友道矣何間然乃燭影之疑于古不決遂津太宗以弑立之罪未免過甚矣太宗恭儉仁恕備帝王之略但得天下于兄而不保其兄之子豈無遺憾太宗嗣之雖有帝王之量而東風西祀惑于邪說仁宗之世君子滿朝政治蔚然可觀擢姪宗實于傳人之中升爲天子而在右謾間兩宮成隙賴良輔匡救母子如初克寬克仁知人善任雖嗣服不久足稱良主廟號英宗名當其實神宗繼之廟構有爲而誤于王安石紛紛制作天下騷然哲宗以母后之聖憲臣之賢政事修舉無何信熙豐而仇元祐正人沮喪外變將作國勢蹶不可爲矣徽宗以弟繼之興土木極淫樂國難已急授之欽宗而

大。廩。難。支。父。子。北。行。悲。慘。孰。甚。高。宗。正。位。江。左。而。無。撥。亂。之。才。有。退。無。進。後。  
之。諱。高。宗。者。曰。于。載。休。談。南。渡。銷。當。時。自。怕。中。原。復。檣。亦。何。能。不。過。達。其。欲。而。  
已。誅。心。之。筆。可。畏。哉。第。孝。宗。以。太。祖。之。裔。育。之。宮。中。授。之。天。統。一。反。太。宗。私。其。  
子。殺。其。姪。之。心。太。祖。在。天。之。靈。其。少。慰。乎。再。傳。而。爲。光。宗。爲。寧。宗。至。理。宗。而。仍。  
屬。太。宗。之。裔。矣。要。皆。偷。安。一。隅。置。中。原。于。度。外。而。崇。尚。理。學。則。理。宗。固。有。宋。一。  
代。之。賢。君。也。嗣。是。而。度。宗。恭。宗。端。宗。土。地。日。削。乃。不。事。經。計。而。力。排。僞。學。爲。亟。  
亟。國。之。不。亡。殆。哉。帝。曷。立。國。于。崖。山。隕。身。于。邊。海。不。復。爲。徽。欽。之。辱。雖。天。不。欲。  
存。趙。氏。亦。有。興。必。有。廢。耳。全。宋。之。主。九。合。十。八。主。共。三。百。二。十。年。

### 元代帝系

元太祖自北漢正太位于宋寧宗開禧二年征夏滅燕南侵金地見角端而息  
兵太宗嗣立約宋滅金中原版籍三分有二傳定宗憲宗凡四主歷四十八年  
然皆未專主中國也世祖嗣統適宋運告終之日混一天下歷成宗武宗仁宗

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寧宗。順帝。又十五。計至中國者一百十五年。

明代帝系

大祖以淮右布衣托迹皇覺。乃建義旗而圖大事。羣英歸命。萬姓傾心。先定男  
子。龍蟠虎踞之邦。命將四出。一時僭號擁眾者。次第蕩平。輿情推戴。乃田公而  
進王。由王而進帝。遂成擴地開天之業。而自以爲元之子民也。故于元焉仁思  
有加焉。論者以爲得國之正可媿漢高。詎不然歟。三十餘年。皇猷炳煥。帝載緝  
熙。創業淇謨良不可已。懿文太子早逝。建文以太孫而嗣。統論其賢則仁慈  
有餘之君也。論其失則偏柔不斷之君也。成祖以英謀之主。興靖難之師。所至  
倒戈。固朝臣乏匡時之略。亦天心多助順之機。但天下太祖之天下也。成祖太  
祖之子也。雖讓位于其侄。實嗣業于其父。奈何仇之如寇敵。而使建文呱呱之  
遺孤。不得游于光天化日之下。建文煌煌之帝號。不得垂于丹書青史之中。且  
諸臣之死。建文卽死太祖也。苟至九族。惟殃折盡忠臣義士之氣。曾不念植大

節而扶名教者固卽爲我後曰子孫計平特其政令清明法制詳備網羅人材  
振揚威武誠立國之弘業而致治之上理也仁宗爲天子時監國之十載庶政  
嫺習登位之日反成祖之嚴厲而爲寬悲君明臣良可馴致太平之象而鵠圖  
初馭帝皇旋僝宣當二叔之不靖而漢以義滅趙以恩全誠兩得之禍難旣戢  
息丘養民單心求治故仁宣之代幾幾乎與周成康漢文景比隆馬英宗暮年  
嗣統志向未定輔臣欲弼以修文宦官則導以擢武卒之正人之引薦不敵近  
習之浸潤遂使權歸常侍朝綱已紊鷙臨土木邊備又弛于是時也乘輿北狩  
四海無君景帝始而監國繼而正位亦適當其會非蓄謀攘奪者比惟無意迎  
復則私天下之心一見矣英宗旣歸不復避位則私天下之心再見矣廢兄之  
子爲沂王立己之子爲太子則私天下之心三見矣而一旦晏辟还有掖英宗  
而登位者前此私天下之心空作逝波瓢葉焉英宗陷身外庭而得歸屏跡  
南城而復辟皆于古不經見之變事意理也雖始賞奪門之續委柄石曹而繼

誅亂法之奸傾心宰執善政史不勝書而出建文庶人于幽禁罷殉葬宮人于臨崩千古盛德事哉憲宗初立行勸懲之典施愛養之仁可爲一代令王而親任宦官璫勢復焰王振之般鑿豈遠耶何復蹈先皇故轍也孝宗繼之用賢人如技茅罷奄人如掃葉有容有別庶幾備之故一時中外稱治武帝天資雖足爲善而劉瑾用事甚于王振威權殆埒于至尊志士窮樓海內嗟痛而帝方爲周穆之馳駿馬嗜煩之泛龍舟奸民弄兵無異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叛宗犯順無異漢七國晉八王之難也其幾危而仍安幾亂而仍治幾覆而仍正者一皆祖功德自天祐之耳世宗以興獻王之子入繼大統議之崇之禮如祭訟卒定于張孚敬之一言剛明過于誅戮費用繁乎祈求固帝德之失而美勝于疵亦一代文明之貞而英斷之主也哉穆宗之政得失參半僅稱中主神宗冲齡踐祚如漢孝昭張居正輔之如霍博陸以精嚴彊幹理庶政俾四十八年畱太平天子豈曰天授非人力乎季年帝以倦勤而靜攝深宮御朝大歲不再

見用人順待而不行政事。叢脞臣工懈弛。明政之敝亦基于此。時且建儲事。闢國本。而固執冊立之期。厭聽羣工之請。意何爲也。光宗仁政聿新。臣民快堯舜之復出。而一月之堯舜足以繫天下之思。不足以定天下之治。熹宗繼之。甫登極也。而卽發難于李選侍之移宮。再發難于客乳母之怙寵。夫彼固一女子耳。其力易制。使當日有如韓魏公治任守忠之手段。何難歟。若潛消之。乃盈廷固爭。但知憲禮不可濫禁。閹必當肅昌言可以彰直節。附和可以博高名。議雖甚正。而激之太過。逆搘魏忠賢得乘間以執朝綱。誅正士。逐諫臣。酷禍更甚于劉瑾。當是時。盜左淪亡。瀋陽殘破。朝廷大事孰過于是。方不此之謀。而講門戶。論功罪。紛紛無已。漢之黨人。宋之朋黨。亦若是焉而已。而帝之昏庸。徒振聾于左右。雖此臣一疏。彼臣一奏。復何益哉。懷宗以弟嗣位。以爲英明。則誠英明之至。以爲猜疑。又誠猜疑之極。不信其臣。而欲臣之竭力。以任事。不可得也。所以遵氣曰熾。冠烟曰張。惟有加賦以佐軍。勦不聞。命帥以著偉績。有君無臣。遂以

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僅二百七十七年而化爲丘墟。勵精圖治之人君。繼五主之後。而身死社稷。食可悲。夫患闕蔡氏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也。無君則生民何恃以立命。廣土何藉以底寧。故千古以來興亡不一。而天必生。

一人以爲天下君。是故唯天生民惟君奉天。君位平王。而後容于臣工。咨于黎庶。飲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于政。君也者。以一人而育億兆之人。以一心而繫億兆之心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精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之樂也。及其敗也。求爲匹夫不得也。按古之言君者。尙書獨載堯以來百家皆稱黃帝。孔子繫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此則信而有徵者也。而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魯哀十四年。薄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荒謬不可稽考。夫有天地。卽生萬物。有萬物。卽生聖人。豈其有天地無聖人。洪荒若是之久耶。大抵開闢以後。風氣尙未開。人文尙未著。水土尙未平。生民尙未粒食。待

羲農黃帝堯舜迭興而後治則羲農去盤古之時其年當以千計未必可以萬  
計也然三皇之去今遠矣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則帝系之章明較  
者者乎惟其官天下也故無有棄德之君惟其家天下也未必皆棄臣之  
子故孟子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不仁之君其民  
曰恫怨于水火之中自不忍不救而出之救民則不得不取殘取殘則不  
得不用征誅則其縱敗類之術以虐民寬弑君之罪以革命者皆從私天  
下始也第三代以前之天下有合而無分三代以後之天下或分而或合  
故周之衰也分而爲春秋爲戰國終而收拾之以秦于是乎漢興焉漢之  
衰也分而爲三國爲南北朝終而收拾之以隋于是而唐興焉唐衰五代  
紛亂至周而勢將治矣宋乃起而承之宋襄遂金分裂至元而統已一矣  
明乃起而正之此傳統分合之大略也若大秦用暴虐漢以竟仁繼之六  
朝多放曠唐以輕肅繼之五代尚刑戮宋以慈祥繼之金元乘詩書明以

文明繼之此立政之所由因革也漢之蠹政在于優禮外戚唐之蠹政在于姑息藩鎮宋之蠹政在于外賂契丹明之蠹政在于內寵奄孽此元氣之所由消耗也漢崇宰相之權失在內重故國由內重而亡唐重藩鎮之權失在外重故國由外重而亡宋收節鎮之權失在外輕故國由外輕而亡明則內之五府六部外之三司權不專一失在外之牽制故國中內外之牽制而亡此國運之所由傾覆也凡此者所謂一代之紀綱風俗也明乎其紀綱風俗之宜而可知一代之偏勝與流弊也明乎其偏勝流弊之處而可知一代成敗之故盛衰之機也而一代不一君一君不一政執撫我乎孰虐我乎或始勤終怠乎或撥亂反治乎君實爲之耳夫揖讓寔而爲征誅征誅寔而爲僭竊勢若江河之日下然苟能膺天命而體王心則謂堯舜至今存可也

續廣治平略補編卷三

平江 蔡方炳九霞定本

后儲篇

歷代后德

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爲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盤降于嬪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季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祖后稷生于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生王季王季娶太任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太任太昊之後太姒太陽之後也太姒生十字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恩媚周姜京室

之婦太姬嗣淑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那言文王之化自家而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閼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于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蓋王后之分一體相承。王聽男教。后聽婦順。王理陽道。后理陰德。王立朝于前。以先平義。后立市于後。以後平利。王之于后。如口之于月陽。之于陰。相湏而後成者也。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體。宮闈同體。天王賓客之來。則有禮者之事。祭祀之舉。則有助祭之事。立內宰之官。或佐之。或贊之。或詔之。或正之。所以內宰之職掌書女訓。女版載則類。版宮中百圖。畫宮後內。歸外之虛奇。以治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是也。正其服。追原辭。之習。禁其奇表。止蠱惑。農其功者。勤勉急。急之莫。之莫之怠。祭祀宗廟后裸獻。則贊珮爵。亦如之。王既酓戶。后亞獻之。其間正后之服。降而詔其禮樂之儀。又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容。婦工各率之。服。降而詔其禮樂之儀。又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容。婦工各率

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官而灌漑爲靈盛。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節。牋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  
詔后治內政。道內官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傅  
保姆之助哉。蓋其嫡婦祝史亦皆窈窕之淑女。掌其教贊其禮。詔其嬪匡其過。  
相與輔導。庶以成其德耳。周衰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  
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王不能治。宣王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  
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  
曰。妾不才。妾之活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  
人苟樂色必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  
罪。惟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勤於  
政事。早朝參議。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孔子對晉哀公曰。古  
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大昏爲大大。

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以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至武帝增優游等號元帝加昭儀之號。高后呂氏名雉，子惠帝崩，臨朝稱制，贈父兄皆王爵。產祿重皆封王女，治天下自此始。文帝后賈氏兄長君、弟廣國，賜宅居長安，后令選士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是不敢以尊貴驕人。元帝時以婕妤王氏爲后，而傅昭儀愛幸，匡衡上疏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晏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

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運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厭也。適子冠平。昨禮之用禮。  
君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  
畧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內自  
修百姓從化詩曰。子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及成帝時封外  
戚王氏。昔爲侯楊福上言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以無功封侯皆  
未曾有也。是王鳳等上詔不言帝不許。迨政歸元舅權勢甚盛。劉向。上封事  
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兩立。陛下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戚。縱不爲身  
奈宗社何。帝知向忠然終不能用其言。初成帝立許氏爲后。與班婕妤皆有寵。  
帝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  
主。乃有嬖女。欲公輩得無近似之乎。帝喜其言。乃止。及趙飛燕姊妹入宮。譖告  
許皇后。班婕妤祝詛王上。許后因廢班婕妤。曰。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  
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禱。如其無知。憇之何益。帝赦之。永侍太后于長信宮。

馬。東漢明帝明德皇后。馬氏授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心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王。朝請望見后。袍衣踴躍。以爲綺縠就視之。乃笑。后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太子烜。係賈氏所生。后養之盡心。撫育勞瘁過于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繼芥之間。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后不許。帝復請曰。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后曰。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遣。竟異報價倍。增奈何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奉。平和帝光烈皇后。陰氏坐。况詛事廢。乃立鄧氏。是爲和熹皇后。禹之孫也。帝每欲官爵鄧氏。輒哀請諫讓。故兄鳴終帝之世。不過虎賁中郎。性儉約。凡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禁不得進。朝夕一肉飯而已。是時大官經用。歲耗數千萬。及郡國所獻。皆減其過半。又勅司隸校尉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詭調。至有鬪亂。奉公爲人。事皆咎在執法。撫邑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驕肆。雖懷敬順之志。而門宇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于禁惡。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

又徵鄧氏子孫三十人並爲開邸塾教學經書。后曰。吾所以引納郡子質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浮薄。巧僞滋生。五經袁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義宗聖道。以固失俗。今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飽飯。而面墮藝術。不識臧否。斯禍敗所由來也。故鄧氏子孫皆束修自好。不觸法網。按漢世皇后無始記。以爲稍。雖呂氏專政。亦無殊曉。明帝建光烈之稱。其後轉因帝號。嘉之以德。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惟帝之庶母及藩王繼統。以追尊之重。特爲其號。如恭懷文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邑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例而加焉。唐制皇后之下。置贊德二人。以代夫人宣儀。四人以代九嬪。承恩五人以代美人。承旨五人以代才人。衛仙六人以代寶林。供奉八人以代御支。持節二十人以代絳女。又置侍巾三十九。正位配尊。略擇舊傳宮闈之職。脩貢而已。一代賢后。首推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后喜圓傳。矜尚禮法。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道之窮也可乎。太子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

名器。何請爲帝。嘗寵立于庭。帝驚問故。后曰。妾聞至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也。妾敢不賀。帝悅。時房玄齡以讀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諂。省徭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來自古婦人得失事爲文。則三十卷。帝賢之。示近臣。目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矣。高宗納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以事王。皇后數稱其美。未幾。詔后后廢。帝欲立昭儀。問褚遂良。遂良固爭。問李勣。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爲后。帝崩。臨朝稱制。廢冢嗣。更立皇帝。改立家社。及中宗后韋后崇寵三思。因以先朝故事誘之。于是廢韋之瑞。宣于朝廷。柔女之歌。布于天下。防閑之道。大壞。玄宗卽位。大加懲革。内外有別家道正矣。而愛幸楊貴妃。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援鞭繡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孫。

枝嚴命嶺南馳驛致之至許安祿山母事妃頗有醜聲祿山反帝出奔蜀乃命  
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肅宗后張氏與李輔國相表裏譖殺建甯王倓  
更有隙后遷宦官授甲以誅輔國輔國知其謀勒兵遷后于別殿弑之穆宗后  
郭氏子儀之孫也。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令太子雖  
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宋太祖登極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后曰天  
子置身兆庶之上君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其憂深  
其慮遠矣復遺帝太祖令傳位光義但知國有長君之利而不意釀成骨肉之  
厲階也。真宗后劉氏性質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閱天下封奏后  
皆與聞有問輒援引故寔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子外政帝崩遺詔皇后權處  
分軍國重事皆入中書門。曰武后何如。曾宗道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后  
默然後陳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據于地曰吾不作此負心事。仁宗后曹氏彬之  
孫也有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帝聞變欲出后閉閣擁侍趣呼都知王守忠

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幕。水隨滅。之所遺官侍后皆親剪其鬢。諭之曰。明日行。嘗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變起倉卒而能以靜鎮之。以智定之。丈夫不及也。及聽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外奏章。曰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議。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左右臣僕。分毫不以假借。宮省肅然。英宗立后。卽撤簾歸政。神宗用安后行新法。石謂帝曰。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等法。宜罷之。帝不聽。他日又謂帝曰。安后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蘇軾以詩得罪下獄。后聞之。謂帝曰。吾仁宗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今聞軾以作詩下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致罪以詩。其過獄矣。軾由是以得免。英宗后高氏。當哲宗初立。以太皇太后聽政。戒中外無苛。歛盡廢新法。召用故老名臣。守內復。安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同帝御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衛。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政治清明。人以爲文中堯舜。元世祖后弘吉刺氏。性明敏。有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者。特許之。后諫曰。

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平。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暨殿庭召后視之。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貽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父何忍取之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命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明高祖皇后馬氏性恭儉。卽貴服澣澣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謂諸王妃公主曰。生長宮署。當知蚕桑之不易。始爲天地惜物也。時帝以威武定天下。后常齊之以寬仁。帝崩。殯決事或震怒回宮。后心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一時暴怒殺死者必致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帝自是用法稍寬。兇賊民沈萬三家富敵國。帝常因事欲殺之。后曰。彼雖富。未嘗爲非法。事奈何疑而殺之。宋濂坐胡惟庸黨。至京欲誅之。后曰。民間請一先生。尙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宜若是。帝幸太學。還。后聞太學諸生撓擊妻孥。無所仰給。勸帝賜之月糧。遂爲永制。后病劇。不肯服藥。帝強之。后

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服藥而不瘳。陛下甯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其處心仁儉類如此。子孫景企其風。故終明之世。后無失德。

息陽蔡氏曰。古王者之能治其國。非獨修諸己者。俛而內亦有助焉。是故有濟濟之化。而重華于以致時雍。有塗山之德。而平成乃以臻永奠。文王得大姒而成肇造之基。宣王得姜后而致中興之業。家道以正。皇猷有倫矣。弟后妃之能相君子者。非獨天性然也。而教亦有素焉。則閔雎之不謬葛覃之躬。餘樞本之無嫉妬。蓋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佑求賢。兎置之莫不好。德詩稱二南。抑何可佩而可風歟。否則塗山與夏而姝喜之用。卽放桀之媯也。有娀造殷而妲己之寵。則滅紂之釁也。姜源昌周而褒姒之淫。則禽幽之嫌也。卽不此之甚。而或爲于請之私。或爲奢縱之過。或爲竊美之失。猶且府庫空刑賞盡好邪。昌忠良刹宗室剪家嗣。易雌薄不修宗廟。不

食者豈非內教不講之故哉。觀自后臨朝之橫不能制而產祿盡得封王。慎夫人同坐之禮不能正而侵倡盡爲后飾。迨至去年許史專寵鳳亦竊。惟而漢之宗社危矣。武后革命爲周。而諸李有刑滅之禍。韋氏私通于武。而五王有弑戮之慘。迨至中世。祚席牽情。漁陽鼓動。而唐之國祚殆矣。陋。矣哉漢唐家法也。于是鑒漢椒房恃寵之患。所以二高翼恩格外。而后有。不得頻于請之勅。鑒唐宮闈不肅之敝。所以曾稍視疾禁中。而后有非若。所當留之語。則宋法之嚴而明之肅。外戚亦同之也。以至宣仁之謙冲。只。就崇政不御文德顯仁之執守。但理家事。不與外庭。此宋后之賢而明。則。并聽政而無之也。蓋閨門之內。無有不肅。則普天之下。何有不化。安見端。教于宮壺之中。而王道有不成者乎。

### 歷代儲訓

記曰。凡三王教子。必以禮樂。七。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指。

心○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憚○悅○恭○敬○而○溫○文○立○太○傳○少○傳○以○養○之○復潤長音之謂養，犹教也

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行其少傳奉世子以

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說其義也。太傅在前，少傳在後。謂在學

謂燕居是以教諭而德成也。歷代所建師傳之職，蓋本于此。周文王爲世子

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令日安否？」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

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

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舟。」未忧勿也。原舟也勿有所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嘉焉。成王嗣立，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

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子學之謂也。故世子齒子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也。其二日將君我而與

我齒譏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譏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楚莊王使士亹傳太子士亹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尊善而仰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忧懼其勤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友采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私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並德以道之。賞明奮庸以擢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漢高帝勅太子曰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憲請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

方。父。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旨。所。行。多。不。是。後。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用。  
陳。平。計。招。四。皓。輔。太。子。乃。勅。大。子。曰。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非。爲。不。惜。  
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邪。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  
臣。咸。稱。汝。友。四。皓。善。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令。定。汝。爲。嗣。漢。文。帝。  
時。賈。誼。請。豫。教。太。子。上。封。事。曰。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廟。則。進。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  
時。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而。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  
之。不。能。母。正。也。猶。生。長。于。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母。不。正。  
猶。生。長。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乃。得。爲。之。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比。者。所。學。之。官。也。學。礼。目。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賁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  
貴而尊卑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  
傳罰其不別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傳  
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非謗之太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  
箴。諫太夫進謀士傳民語。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  
之所以長久以共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武帝時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賓  
客多以異端進。及江充與太子有隙以巫蠱事迫楚太子遂矯節收捕充等斬  
之。太子出奔自經死。董仲舒上書訟太子冤。田千秋又言太子無罪乃作  
思子宫爲銅來望思之臺。天下悲之。宣帝時欲使許、舜監護太子家政。廣曰太  
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擇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僑復使舜護  
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東漢光武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希

帝意首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咷氏乎今爲天下乎卽爲咷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唐太宗時太子承乾旣獲罪魏王泰曰入侍奉帝許立爲太子泰曰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殮之傳位晉王褚遂良曰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者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頃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帝流涕曰吾不能也乃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帝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鏡何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因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体建親承賢審官紀謹去謗戒盈崇儉實罰務農閑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倫在其中謂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僞無不嘗及卽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太子生深言不及知耶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允將

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貞觀十七年太宗謂無忌。依齡曰。三師以道教人者也。師体卑末子無所取。則于是接太子接三師德。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之。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太宗在宮中遇物必誨諭。見其將飯。則曰。稼穡艰难。皆出人力。不奪其時。斯常有此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此代人芳苦者也。以時消息。斯常有此馬矣。見其乘舟。則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勿謂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依于曲木之下。則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是誠得善誘之法矣。宋代立嗣。大都臨期始決。故豫教之典。無聞焉。而孝宗時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諭曰。庸閱齒胄太子之事也。此禮廢久矣。其復行之。亦可爲知所本矣。明太祖戒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庶人之子係一家之與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亡于一身。若天

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戒哉乃命從宋濂又經尋命偕諸弟往臨濠謁墓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及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覘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詢訪父老問起兵渡江之事識之于心以知創業不易尋選大本堂載今古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直夜又選才俊之士克充讀因諭曰朕今立東官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若成舊人勳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讓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盡乃職故進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全之璧不以付拙工後陶凱請專在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上曰古者師保不脩其官惟其賢朕非不欲專在責成慮廷臣與東宮官有隙遂或離間骨肉其禍匪細江克之事可鑑也今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立國之始而嚴訓防微如此故父子之際從無間言

息閔

蔡氏

曰

昔堯

舜舍其子

而立

賢

其視

天下也

重則其

祖

子之

賢不肖也

輕自是以後不與賢而與子則以天命之隆人民之祚繫于儲君之一身  
所嗣賢則社稷安而黎元樂利不賢則社稷危而黎元塗炭可不慎歟放  
夏商周嗣位之君惟啓之實本於天授而太甲之賢則怨艾于居桐之後

者也成王之賢則沾養于負庚之日者也夫後世之生于王宮者又未必  
盡接之以聖明之質而伊尹故事則又近于篡位之跡恐成王之嫌而  
不可行也况克怨克艾豈必盡如太甲庶幾周公之訓孺子王者爲可法  
焉蓋英少之時如日將升如璞未琢志慮未定聞見未淳于焉制其性使  
勿恣節其欲使勿從甚易易宜苟其詩書圖史而外不復知有奸味也誦說箴  
諫而外不復知有甘言也則邪慝何自而作乎夫教之早訓之嚴尚懼有皆  
庸剛暴之姿學力不足以固天性而况教之刑獄如胡亥逼以審客如劉

據晉元帝陽太子以刻薄之書陳宣帝傳太子浮華之士其能長享宗廟  
永保子孫乎且不特爲後日天下計也不學之病其禍先見于骨肉則以  
父子之親而嫡庶之愛分兄弟之好而譖奪之謀作以至謠人行間捕之  
佞臣希廢立之功甚至建立之不早而援立昏幼往往中官得而主之近  
侍得而主之權相得而至之天子門生定策國老可勝道哉獨不思人心  
遺屬太子宗社之福乎世治則序長嫡庶則論功勳經權之理乎子以母  
后之寵爲盛衰嗣以姪臣之爭爲進止國本其易搖乎賓護最重委之外  
家此坐可惜惑于巧說元良其可慶乎故蒙養之功取諸易左右之助徵  
諸書釋熙之咏稽諸詩固矣而亦知誦讀之益小而涵育之益大收敛于  
師保者遠而疎範型于君父者親而切乎不然何以歷世數傳而令主不  
再出卽三代之時且然而况不若三代者乎至若君明也賢也而子有不  
得全其生不得有其死者則嫉攝之臣爲之君昏屏也猜忌也而有過之



遺屬不守宗廟之誥乎。世治則庶長嫡也。則論功列德有文理乎。子力持  
后之議爲後就稱以避五之爭。竊謂上國本其易務。豈苟據重委之外。  
家此坐可謂善于巧矣。良其可商。故察其之刃。取諸身左右之而得

相業篇

上古三代相業

自古有君必有相。相者所以輔天子以理天下者也。伏羲以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此帝王命相之始。嗣黃帝之世。得六相而天下治。曰風后。曰力牧。曰太山。曰稽。曰常先。曰太鵠。上古載籍所紀。此外無聞焉。至若堯納舜。舜宅禹爲百揆之總。然舜始爲司徒。禹始爲司空。皆兼職耳。禹舉益爲相。既唐虞百揆之任也。商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仲虺之誥。所以釋湯之慙。而且以曉臣民。庶其忠愛可謂至矣。而于湯之所慙。仲虺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可畏如此。之事故。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無可伊之志。則無基也。嗣是沃丁以咎单爲相。一顧伊尹所行之事。太戊以伊陟。臣扈爲相。祖乙以巫賢爲相。皆能使商道復興。

武丁之舉傳說也。得于夢寐。求于版策。讀說命三篇。見君臣。殷然勉勵之心焉。而論商之世者。必推高宗爲令主。傳說爲賢佐。則相臣所係顧不重哉。周統衆職。千家宰。不設相職。而周公左召公右輔成王以治天下。亦其任也。他若管夷吾爲相于齊。公孫僑爲相于鄭。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雖列國之相而齊以之霸。鄭以之強。魯以之治。均足無爲。至吳起相楚。而楚兵日强。商鞅相秦。而秦法乃變。申不害相韓。而學黃老。尚刑名。雖不能佐其君。以行王道。而富民強國。其政亦有可紀者。然皆行丞相之事。而無丞相之官。秦悼武王始置左右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爲之。莊襄以呂不韋爲丞相。始皇尊不韋爲相國。追後以李斯爲右丞相。而矯遺制。以殺扶蘇。阿幼主。以行督責。二世以趙高爲中丞相。而令天子但以聞聲。莫得見面。逐致國破身僇。則又相臣之金鑑也夫。

### 兩漢相業

漢興。以蕭何爲丞相。初沛公入咸陽。諸將皆取金帛財物。何獨收丞相府圖籍。

識之則已。具相臣之器也。天下未定能追無雙之信以爲大將。天下既定能推  
有隙之參以代己位。則誠爲相臣之識也。宜其爲漢功臣第一。曹參代何爲相。  
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東惠帝讓參不治事。參對曰。陛下自察孰與高帝臣。  
孰與蕭何賢。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道而勿失。不亦可乎。時百姓歌之曰。  
蕭何爲法。輕若晝。一曹參代之。守之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高后時。陳平爲  
右丞相。患諸呂擅權。力不能制。嘗薦居深念。陸賈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與周勃深相結。呂氏謀  
益衰。後太尉入比軍。誅諸呂平之力也。文帝時。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不知。問一歲錢谷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  
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乎。平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  
曰。君主何事。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諸侯  
內親附百姓。使鄉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若平者可謂知相體矣。景帝欲

廢栗太子丞相周亞夫固爭之。不得。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王徐盧等降。帝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帝不聽。乃悉侯之。亞夫以言不見用。遂謝病免。元光間。田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曰園極。萬腴多受四方賜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多。主上。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薦。請。考。工。地。益。宅。帝。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帝。雖。有。以。折。之。而。蚡。之。情。擅。可。知。矣。後。以。公。孫。弘。爲。丞。相。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爲。此。詐。也。帝。問。弘。弘。謝。曰。黯。今。日。廷。詰。臣。誠。中。臣。病。臣。固。飾。詐。欲。以。釣。名。第。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帝。以。爲。謙。讓。愈。厚。之。至。封。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太。初。一。季。以。公。孫。韞。爲。丞。相。時。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韞。泣。不受。印。綬。帝。起。公。韞。不。得。已。拜。征。和。三。年。吏。民。以。巫。蠱。相。告。者。案。驗。不。得。實。帝。頗。知。太。子。無。他。意。因。于。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賞。督。天。子。之。子。

枉法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白頭翁教臣言帝大感寤召見于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出公教我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才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有也季年命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效周公輔成王故事雖兼天子之權實兼宰相之職時雖以楊敞爲丞相而事皆決于光而已惟昌邑之舉光不能擇賢于先而乃廢立由已心同伊尹之心事殊伊尹之事所謂不學無術其在是乎宣帝既立以蔡義爲丞相時義已年耄故義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繼以韓賢爲丞相賢功烈不多見但以賢之乞骸致仕可爲知止之規範故綱日予之而丞相致仕自茲始賢既罷以魏相丙吉爲丞相相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上從之相又勅掾吏接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則縱變輒奏言之吉則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終無所案白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

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闢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熟恐牛近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謂陰陽職當憂也。當時同心輔政稱魏內焉然自武帝置中書宦者宣帝益加信任元帝卽位以弘恭石顯爲中書令遂任以政蕭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請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而心器羨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側目望之自裁而嘆失吾賢傳晚矣。成帝始四年乃罷中書宦官以黃霸爲相功名損于治郡時繼相匡衡相張禹又相翟方進時熒惑守心郎賈覽言大臣宜當之。帝責諭翟方進令自殺以大臣應大變非古也。時孔光典機十餘年帝有所問不希旨苟合加或不從亦不彊爭以是久安緩和二年將以光爲丞相會帝崩光因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受哀帝時王喜爲相息夫躬建言災異相嘉嘉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推誠行善斯民心悅而天

意得矣。因疏請郡國守相母數動元壽元季。帝益封董賢一千石。王嘉封贈詔書曰：嘉謂廷尉殺之，嘉之爲相也，用人欲久。在相道得于始，咀董賢之封，誰死不避。相道得于終，故班吏稱之。而孔光呵帝意，待董賢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遂懷大司馬位，光上權與人主侔矣。及賢以罪免，而光復舉王莽為大司馬。平帝時設太師、太傅、大保、少保為四輔。光爲太師，而光等請尊莽爲安漢公。幹四輔之事，又頤莽功德比周公。告宗廟以爲宰衡，兼周太宰、商阿衡之重。夫孔光以經學爲帝師，不能如由、層嘉之摧辱鄧通，而媚賢頤莽，致移漢祚。則光其罪首焉。光復興漢業，不任三公事，歸華闈以入主下，親薄書期會之事。建武二季，以卓茂爲太傅，所以重高節也。中元二年，以鄧禹爲太傅，所以崇元功也。延平元年，以張禹爲太傅，所以優重臣也。安帝永初元年，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恤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至于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

擾百姓使陰陽失和水旱爲災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豈不冤哉桓帝建和元年以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皆倚望焉靈帝建寧元年以陳蕃爲太傅蕃與大將軍費武同心戮刀以獎王室天下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譖事太后蕃與武因日食之變欲斥罷宦官以寢天變爲節甫等執送北寺獄殺之至太傅胡廣厯事六帝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謠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厚常遜言恭色以取媚于時中平二年以翟烈爲司徒時三公往往因常侍呵保入銓西園而得之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聲譽頓衰帝謂所親曰悔不小斬可至千萬中平六年以董卓爲司空尋白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制履上殿獻帝初平元年卓以東山兵盛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殿諸帝陵車駕西還至長安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白天子及朝中皆倚之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二年

王允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而李催郭汜作亂。乃徵曹操爲丞相。其奸過于董卓。遂移漢祚。照烈嗣統漢中。以諸葛亮爲丞相。亮治勦頗尙嚴峻。人多怨嗟。法正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頓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士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閩弱蜀人縱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子斯著矣。章武三年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乃約官職修法制。嘗自枝薄書主薄楊禪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內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令明公爲治。躬校簿書。不亦勞乎。平亮謝之六年丞相亮代魏戰于街亭。敗績。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于是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屢代魏不勝。以勞瘁卒于軍所。

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不食其言矣

### 六朝相業

晉惠帝以王戎爲司徒。戎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家。輕出游畋。性復貪慾。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凡所賞拔。專事虛名。以清談爲高。以任放爲達。永嘉中。王衍繼之。羊祜所謂敗俗傷犯必此人。石勒所謂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者也。故致中原板蕩。南渡之後。王導爲相。導遺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三千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對曰。明公輔政。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導答嗟稱善。後因王敦恃功驕恣。帝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成帝初立。羣臣進璽。司徒尊以疾不至。臺正色于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璫嗣王未立。宣人臣辭疾之時耶。導聞之。與疾而至。成帝時。以蘇峻之亂。眾議遷都。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木節。用何憂彊。鎮之以靜。羣情自安。

由是不復遷都導因事就功類如此而簡素寡欲雖歷相諸朝食無儲穀衣不重甯時司空庾冰經綸時務不苟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稱爲賢相簡文帝咸安元年秦以王猛爲丞相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懦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當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孝武帝寧康二年詔謝安總中書秦屢人寇眾心危懼謝安每鎮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以爲王導留播遷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敦之難烏蘇峻之首謝安當粗安之時厯仕三朝從容以消桓溫之心談笑以折苻秦之寇二人功業略相當也他如高歡宇文泰自爲丞相于魏陳霸先自爲丞相于梁楊堅自爲丞相于周皆篡位之萌而正位之漸也隋以楊素爲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才藝風調優于高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顯遠矣後秦廢大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百僚震悚而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尙得爲良相哉

唐代相榮

唐高祖卽位。以裴寂爲僕射。稱爲裴監而不名寂。本非相才。特以一時起事。同謀故優異之。太宗貞觀初。以房位齡杜如晦爲僕射。位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臺閣規模。皆一人所定。帝每與位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位齡之策。位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如晦不能央及如晦。至卒用位齡之策。位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上嘗謂位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受任。此宰相之職也。樹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此百更之事。豈所謂相乎。又曰。爲政莫君至公。首高頤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頤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上嘗以李緯爲戶部尚書。時房位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位齡何言。對曰。位齡但言李緯美號。上遂改緯爲洛州刺史。其爲太宗所敬信如此。及位齡疾篤。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東征不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能死。有餘責。乃上表諫。若太宗之于位齡。可謂君臣兩不

負云。繼房杜而相者爲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忠諒著聲。若蕭瑀輩便僥反覆。  
不足稱矣。故以二人受遺詔輔太子及高宗卽位。無忌、遂良同心輔政。帝亦尊  
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焉。六年。帝欲立武昭  
儀爲后。遂良曰。先帝臨崩。孰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  
不可廢也。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今族。何必武氏。因置笏  
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乃罷。遂良李義府叩閣上表。請策  
立武后。上候遂良以爲參知政事。稱石相。義府容貌溫恭。而狡噲忌刻。故時人謂  
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空窟。中宗時。武后臨朝。稱制以婁師德。  
同平章事。師德勤樸忠人。稱長者。薦狄人傑。同輔政。太后謂仁傑曰。師德知  
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用。鄉師德所薦也。仁傑乃嘆  
公盛德焉。九年。以李昭德同平章事。時武承嗣三恩營求爲太子。昭德言于太  
后曰。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狄

仁潔以從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翹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先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叔子孰親立子則千秋萬歲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太后乃召景處陵王時蘿味道亦同平章事而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蘿摸稜故太后信重人傑謂之國老而不名嘗問欲得一佳士仁傑薦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因擢柬之爲洛州司馬他日又問傑曰前薦柬之尙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又嘗薦姚元崇相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魏元忠爲相嘗面奏曰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曰大后者矣不若挾太子爲人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張說爲證太后召說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薦邪附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

測壕當叩閼力爭與子同死說遂宜言元忠無此語說固能從善宋璟相業可  
于此卜矣時太后又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元之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  
斷大事且其人已老唯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東之同平章事東之等舉兵討  
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召魏元忠自端州還復爲相而與時俯  
仰中外失望且崔湜以通于上官昭容得引爲相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  
三無坐處宰相御史及員外也開元間以張說爲中書令時帝欲用姚崇說計  
阻之帝知爲張說之言乃自同州召崇詣行在謂曰卿還宜相朕崇知帝銳于  
爲政乃先設十事要說以堅帝意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遷功三願法行自  
近四願宦豎不與政事五願絕粗贊六願戚屬不任臺省七願接臣下  
以禮八願郡臣皆得批迹麟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監祿恭閭家之亂  
爲萬代法帝首納之三年以盧懷慎爲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妻子  
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旣出

須臾裁決俱盡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上亦曰朕  
以天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及崇請避位薦宋璟自代崇爲相務在擇人  
隨材授任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意從之初貞觀之  
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人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  
又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寗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密奏諫官  
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璟爲相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機務秘  
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時璟與蘇頌同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  
頌助之璟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伊父寬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  
則子過其父矣蓋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  
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  
宋若張說以文章顯與蘇頌齊名時人稱爲燕許特其不原府兵之利乃建  
讓募兵充宿衛兵農一分遂不可復則說輕于變法之害也嗣後以直諫著聲

爲名相者曰韓休曰張九齡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帝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  
獵小有過左輶間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  
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于舊帝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後直千秋節群臣皆獻  
賛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入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事興廢之由爲書  
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帝卽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尙通宋璟尙法張嘉  
貞尙吏張說尙文李元紘杜暹尙儉韓休張九齡尙直各具所長九齡旣得罪  
朝士無復直言李林甫爲相欲蔽上壇權謂諸諫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  
不暇烏用多言其爲人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凡  
爲帝所厚者始親結之故勢位稍逼輒以計誅之世謂林甫口有密腹有劍初  
上欲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張九齡曰三子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  
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惠妃  
密使宦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

帝爲之動色。故九齡迄罷相。太子得無動。是以問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帝意乃決。夫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讐。置相可不慎哉。八年。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林甫又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邊人爲之。帝悅其言。以安祿山爲諸道節度使。精兵咸戍比邊。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造林甫卒。楊國忠繼之。果敢狡猾。喪師辱國。以敗爲勝。激反祿山。遂成天寶之亂。肅宗興復王室。倚重將帥郭子儀。李光弼。雖晉爵三公。不專朝政。其裴冕。李麟房。琯。張鎬。李峴。輩皆碌碌無足稱。惟李泌以白衣宰相入參。請議旣歸衡山。代宗徵之。欲以爲相。必固辭。然軍國大事無不諮詢焉。至元載以專橫敗。常表以謗訛。顯惟楊鎬簡素可稱。而天奪之速也。德宗相楊炎。請出左藏之財以歸有司。時論賢之。變租庸調爲兩稅。後世非之。然其法至今存也。崔祐甫爲相。勸帝以寬大爲政。盧杞爲相。勸帝以嚴刻。御下德宗中才。故一聽輔政者爲仁暴耳。

杞排李懷光不得見。馴致建中之禍而帝不悟。乃曰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一言而破盡千古奸臣之態。初泌不受相職于肅代之時。而德宗時則受之。蓋肅代之優禮可處寶位而德宗之猜忌不得不居臣子之常分也。觀其對德宗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知其所舉者大不以毛細之事居功矣。如停西城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募戍卒屯田西京。請和親同紇以圖吐蕃。則謀國之善策也。不圖舒王定榮之功。陳君相造命之語。則立誠之大節也。後竇恭仁之相。泌實薦之。恭剛果無學術。晉亦充位而已。以爲泌乏知人之鑒。然晉之言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則謀議君前者。諒有足紀矣。至姜公輔以諫造塔而罷。相陸贊以論裴延齡而罷。相初贊之在翰林。無論小大之事。必與贊謀。當時謂之內相。及既爲相也。而言反不見從。豈非居艱難中。善言易入時。當逆諫則拒諫之故。態復萌也。然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贊固有以自命矣。憲宗立以杜黃裳同

平章事。帝論及藩鎮。黃裳曰。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泊以法度。裁制藩鎮。帝以爲然。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希聲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供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明主勞于求人。逸于任人。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所宜親。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入居相位。及武元衡卒。吉甫同平章事。吉甫恩宰相職在進賢。乃從中書舍人裴垍求。當世知名之士。垍取筆疏三年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世稱吉甫爲得人。又上元和國計錄。使人主知物力艱難也。三季以裴垍同平章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上嘗聞垍爲政之道。何先。對曰。先在正心。誠要論也。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時給事中李蕃子制勅有不可者。卽于黃紙後批之。垍薦蕃有宰相器。遂用爲相。垍嘗諭事諫官。喜批勅給事皆宰相所難能也。元和六年以李絳同平章事。絳每事真言。帝嘗欲梓讖。謂左石曰。李絳必

諫不如且止時魏博兵馬使曰興請更入貢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王化一  
旦來歸不有重賞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  
以賜之乃遣裴度至魏博宣慰頤質車士六州百姓給餉一年軍士受賜歡聲  
如雷十三年以皇甫鑄程異同平軍事裴度耻與小人同列求罷相不許乃上  
疏曰鑄異皆錄禦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賓芝相位中外駭然臣若不退天  
下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令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  
衆鈞殺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宵承宗歛手削地韓宏與疾討賊豈朝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爾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  
何忍還自驟墮使四方解體乎帝不之省帝嘗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  
好立朋黨度曰君子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寔懸殊  
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度又奏述蔡翰用兵帝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  
弗許度之爲此亦歸美于上之意又以見取之之難而思守之不易安類將順

定有匡救也。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子儀者二十餘年十四年帝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李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匪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以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未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穆宗時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訕後牛僧孺同平章事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而引僧孺由是牛李之怨愈深然德裕相業卓有可觀惜器量不宏私憲未化故論者謂文饒有社稷功而未聞大道謙約之節誠所不足宜來猜主之忌也。文宗九年以舒元與李訓同平章事督領意任之天下事皆決于訓以謀誅宦官不克反爲所殺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昭宗乾寧元年以鄭綮同平章事綮好詆諧名爲歌後詩譏嘲時事每以爲相聞者大驚綮搔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宋代相業

宋祖受禪范質王溥以周朝舊臣進同平章事既慮嫌疑復憚帝英容乃請用劄子面取旨由是坐論之禮廢及趙普爲相剛毅果斷國事謀畫皆出于普及罷相有畏于太宗者乃自陳預聞昭憲太后遺命換身復相遂以太祖一誤陞下豈容再誤之語贊大秦王廷美之死者好患失無所不至雖生平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至太平而其心事已與聖賢大乖戾矣時相太宗者爲宋琪李昉呂蒙正等而蒙正尤不以媚道妄隨人主意故希稱之曰蒙正器量吾不如季年欲以呂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及帝不豫王繼恩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時端間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鎖閉之而後入宮太子卽位垂簾引見群臣詣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奉群臣拜

焉。真可謂大事不糊塗矣。真宗時，李沆爲相，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曰：「用浮薄新進專事之人，此最爲先。」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以爲安得太平無事？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富謫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禍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准屢矯其才于沆。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相公終能抑之，人臣下乎？」沆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審言居重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圃爾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實矣。」後帝問畢土安自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參責忠義，吾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問其

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乃以士安準同平章事准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曰恩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辨帝使不疑。澶州告急寇準決計勸帝幸澶州同列欲退準止之令侯駕起帝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帝發京師又有以金咬之謀告者帝意稍惑準曰陛下唯可進尺不可退寸帝乃晨發至澶州南城請駐蹕冠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卽麾衛士進輦帝旣渡河諸軍皆踴躍呼萬歲并冉氣奪乃請盥而退當時若無冠準天下分爲南北矣第其百年無事之計不獲見用惜哉。準用人不以例他日除官當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同列茲不悅又頗自矜其功乃爲欵若所謂出知陝州此不學無術爲張詠所諷也。于是王旦嗣相位旦生平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以至薦賢不令人知奔競不許其進張士遜

轉運江西調之曰朝廷權利至矣薛奎爲轉江淮謂之曰東南民力竭矣人嘆爲真宰相之言惟不諫天書一事死有遺憾帝欲相王欽若王旦以祖宗朝未嘗以南人當國乃止及且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季作宰相時寇準亦稽天書以復進爲晚節之玷終爲丁謂所排謂擅權專橫卒以罪貶仁宗立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奸邪也于是信任王曾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明道二年呂夷問執政以廢后事貶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于外戒百官越職言事又以不悅富弼令報命契丹責誓書往而書辭與口傳異弼馳還都入見曰執政爲此欲致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夷簡曰此誤爾此二事原情定罪不當在盧杞下孫沔以爲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百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諱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奸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馬不圖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夷簡見書謂人曰恨聞此遲十年及夷簡罷召范仲淹爲相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同

心輔政。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藉籍。又巡察使出。多所舉劾。眾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僕倖者不便。由是謗毀藉行。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此以傾弼。等第與仲淹懼。遂請行邊。而以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撫。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清介大節。亦前此未有也。至和二年。以文彥博當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干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嘉祐三年。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言之已。而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日成帝無嗣。立帝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平願以大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於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政事。問歐陽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而羣臣以儲位未定爲憂。司馬光。呂誨。亦上疏。言之。琦入對。

以光誨二疏進諭帝欲立宗寶琦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初立帝有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左右共爲謠間爾宮遂成嫌隙。琦進曰臣等在外聖朝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言太后少恩。琦又稱引舜孝以感悟之後琦欲太后撤廡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卽謂太后願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官耳。太后遷起琦卽虧聲命儀司撤簾。初仁宗未有儲嗣虧意于帝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疾又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允論守忠離間之罪翼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至庭下曰汝罪當死遣貢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帝有疾琦入問起居因進言宜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召翰林承旨張方平至而言不可辨方平進筆帝乃書曰立大夫王爲皇太子。琦抗言曰必賴王也。適長而賢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琦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

際知無不爲或勸以身家爲慮。琦嘆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  
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輒不爲。及後琦出判州，帝問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  
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足。乃以富弼同平章事。王  
安石悉知政事，弼知希果于右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知天之鑒。  
入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時帝以從變減膳撤樂  
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彌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  
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帝心。是治亂之心不可  
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十言力論之。帝終信安石，遂以爲相。安石言：周置東府之  
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卒欲理財，當修東府之法。  
以收利權，請立制置條例司掌經畫。邦計創行新法，雖言者競起而安石執拗。  
決行之八年，遼人復來議疆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于分水嶺爲  
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吳、日興、兵之端。及帝崩，司馬光自洛入臨，光居洛十

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及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驟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旣相天下城目以觀新故光請罷新法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變。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改之當如戒焚拯溺耳。時呂公著召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與革而未暇與草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憚呼鼓舞稱便。或曰熙豐舊臣多愴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于是去弊除奸。天下廓然更始。但有意與小人相反激成微言。小人報復之禍則光嘗氣未除耳。哲宗知政群小力排太后時事執正范純仁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日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納。純仁遂求歸章惇等專托紹述之說。上歎天子下協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歸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崇宗立。韓忠彦爲相。召遷流人。進用忠謙。初政可謂清。

明然與曾布不協。調言官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遂罷之。于是蔡京當國。排斥正人。進用僉王奸相之名。著于千古。誤國之罪。見于當時。陳東請肆諸市朝。而宗社已危于壘。卯欽宗當危急存亡之秋。而吳敏一無素見。李邦彥以浪子宰相持國政。豈能勝任。惟李綱雄略貞節。力圖軾守。乃罷之。以謝金人。銅鼎在非顧。遂不免矣。高宗據興江左。而首以黃潛善。汪伯彥爲佐。所用非人。初政可知。自張邦昌僭逆。法當誅討。加以三公參大政。一如彥博故事。乖謬更甚。所幸召李綱爲右相。庶幾興復之機。乃綱之初相也。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于足和守之議。失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孝都之謀定而人心安。其功烈何偉也。而終爲黃江所排。以至許翰。許景衡之忠直。無不爲黃江所排者。且不深可惜哉。朱勝非以值苗傅之變。而罷。呂頤浩以定苗傅之變。而相。然頤浩以航海之榮。誤國以橫賦之政。歛民則罪。浮于功也。趙鼎在相位。少振國家。委壅之氣。親征一舉。大合人心。不意秦檜還。百金而鼎已退于朝。參會專主和議。

悉置諸路宣撫。凡沮其和議者，則使臺諫擊汰之。收復中原者，則使奸黨擣殺之。于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在奸臣輩遲中賣國之罪，寸磔不足盡其辜而曰。

得一佳士，不亦誨乎。張浚，利儉善以同相而方知其間。趙鼎，人識其奸以同相而轉爲所惑而公知人之鑒不遠矣。敦復遠矣。帝之任浚也，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及信檜。而沒幾，死于煥手任賢者如是乎。檜敗，湯思退總相因，奈檜而進身旋以效。奈檜所爲而以靜重明敏之陳康伯同相，不亦賢奸並立乎。孝宗立，史浩相。首言趙鼎之無罪，且飛之久寃，大慰人望而沮張浚抑吳氏恤其妃者而棄其生者，得失爲何如哉？及張浚再相而湯思退亦相，正不勝邪？有由來矣。他如陳俊卿之雅而飭處尤文之果而亮，梁克家之靜而肅，韓之醇而介，皆厥祐佐治之相而允文，偏于將略，尤足多云。季年以周必大、翟正爲左右丞，相必大純篤忠厚，能嘗道其君未幾爾。暨及光宗，韓、翟不朝，留正引疾，翟而諫。

之臨喪不執留正請正儲以代之可謂明于倫紀綱常之天。改革之際使非趙汝愚實內禪之謀豈能中外晏然。但不以節鉞<sub>韓</sub>佐胄之欲致侂胄以謀危社稷之名施一網打盡之計汝愚既去權歸侂胄竊弄朝綱正人橫斥阿附者盡得好官。宋朝皆韓氏之奴隸矣及侂胄自知垂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譏而國家元氣已大傷。史彌遠力請誅之。侂胄誅彌遠相始則矯侂胄之奸繼則踐侂胄之轍。侂胄死矣于是主廢立之謀開邊塞之釁特以擁寧宗立理宗頗協公論故不列于奸臣之目。然時事日非故崔與之除相而不至也。看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當國。喬失之泛李失之隘而史失之專擅柄移邪陰奸難按。親喪起復衆論不容嵩之之專于此可見范鍾善守成法杜範漸革弊政惜其不久厥位也。趙蔡鄭清之謝方叔呂潛以功業言皆庸相耳而清之和平潛之忠義亦爲過人者。迨賈似道登相位賄敵欺君瘠民弄法殺奸重刑縱欲敗度相臣如此欲其不敢犯者無是理也。葉夢鼎馬鳴鶩雖相而阨

于似道有徇國之心而難施救國之術有保身之智而未徵保世之謀論者嘆其遭逢之不幸也江萬里知事不可爲引身而退而龍興國爲存亡止水亭前至今凜凜有生氣恭宗之時國勢已不可支王爚陳宜中留婁炎又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吳堅之相宣麻之日文辦僅六人朝廷景象如此雖有善者莫能爲計若李庭芝之勤節文天祥之精忠陸秀夫之正氣亦留此丹心與日月爭耳國事之不濟矣固已知之矣

### 元伐相業

元末主中國之前賢相可稱者曰耶律楚材曰安童既主中國而號爲賢相者曰哈刺哈孫曰完澤曰阿沙不花而哈刺哈孫之可紀者在建孔廟立國子之事完澤之可紀者在革舊政蠲逋賦之事阿沙不花之可紀者在惜聖躬遠邇樂之事他若容刺渝若拜住若塔失帖木兒若權敦若鎧木兒不花等皆無大功大過之可紀者也其放元政者則桑哥之爲相亂元鼎者則錢术迭兒之爲

相傾。元祥者則脫脫之爲相至慶童以留守燕京而死國其大節亦有足多者。

### 明伐相業

明初以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以從龍首功也嗣胡惟庸以謀逆敗  
汪廣洋以柔奸罷丞相之職遂不復設第倣宋殿閣學士之制以儒臣備顧問  
永樂初始建內閣召儒臣處其中隱然有鈞衡之重洪熙時乃倣三公三孤之  
職雖無相之名而實有相之責矣故其相業之最著者首推三楊按楊士奇入  
相之初上望見士奇入奏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  
試其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石以供  
香火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卽命減四十萬因諭曰  
但有事役等價盡言兵部尚書李慶請朝輶官每員給馬一疋令牧之如民間  
例已下令行之士奇以爲貴馬而賤官諫不可上曰慶幾諛我少頃卽批出罷  
此令而內批數日不出士奇復奏上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卽遣人觀李

慶昌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虛爲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疏也上曰爾就據此章勅止牧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大理寺卿戈謙言事切直有言其責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于上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起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上不懼遂遞謙朝奏令專坐司治事自是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召士奇諭曰爾相事不虛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命士奇就楊前草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奏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後高煦反車駕親征討平之羣議皆請取勢襲執赴王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如何爲勦因具言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仰慰父祖之靈上悟問所以保全之策士奇請以璽書往諭曰示以衆言趙王曰

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全親親之誼焉。上嘗徵行夜幸楊士奇宅。士奇倉卒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土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恩見卿一言故來。而遂屏左右。語既竟。土奇卽頭曰。車駕今夕倘踰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宏密問土奇。車駕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迫令中心。惴懼赤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欲微行。何足虛驚。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莫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竊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因官捕之急。遂候駕于王果寺。謀作亂爲校尉所巡上。旣誅。二盜召土奇。曰。要朕莫如汝。宣宗崩。張太后欲立長君。已取襄王令符入內。以楊士奇。楊榮議不階而止。按。楊當此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不搖。卒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士奇嘗謂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

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其請。復建文年號。詔弛方孝孺文字。  
之禁。事雖不行。然足爲正論。亦懺焉。楊榮年少警悟。初以料寧夏之圍。當文皇  
意。其後扈從臨邊。輔導青宮。歷事三朝。德功並懋。嘗疏陳十事。旨旨斥五府六  
部三法司。積善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朕心腹之臣。若  
進此奏。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其爲上信愛如此。故嘗賚之。  
隆亦莫與。然楊薄初以忤旨。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  
亘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荅曰。  
朝間道夕。始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日。已而得釋。晚季遭遇入相。朝廷制作。皆  
出其手。謂有賴于獄中之巧焉。金幼孜居內閣三十年。而言行事功。無可表述。  
惟與三楊同事。不忮不伐。亦足多云。胡廣居官忠厚。自處泊然。然性之骨鰥一  
味達。承順而已。故當時作詩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蓋謔之。  
切矣。時總三楊而相者。則有宣府陳循。馬愉。苗衷。高穀。同時輔政。然皆品建功。

得君行政不逮三楊遠矣至君王文以姪瑞進及景帝不謬置立皇子而欲取  
袁王子入繼其大節爲何如哉英宗復辟首相薛瑄其學術足以格君心因舊  
后恣橫曰甚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後終日乃引疾致仕司諭明哲矣時李賢  
最倚寵信山東大飢出內帑三萬而不足上召質及徐有貞議益之有貞曰  
散銀有弊無益飢者賢自天下事未當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  
是視民餓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以爲然因增銀四萬兩賑  
之賢自念遭遇不偶每事竭誠以告如止汪妃之殉葬出建庶人于幽禁聘吳  
興彌于山林皆賢贊成之也上嘗問迎復事實自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攀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  
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等寃責當責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  
覺等無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上竦然大悟乃待寧等稍詛又陳子謙定

傾保泰之功迎復外藩之誣請嚴錦衣衛官技之橫請節世襲官之俸請停中

外採辦之舉皆人所不敢言者同列每爲賢。慎。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居正遭遇英宗值居亨張輓炎炎之勢而能持正不阿時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居亨等勸上出誘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員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惧愈求翻悔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不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第首置于何所其人不能對會承天門從下詔罪已正視草歷棟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商輶定國本斥南遷洵種苗國老手後被言官訴誣上欲加謹言者輅言臣當勸上優容言官召用擢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又皇莊爲民屬因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又一日召見諭及鄭王蘇國輅縷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用

號左右聞之皆泣。又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振至尊。輒疏其罪且日用此人寔  
係天下安危。由是見忤于直。較嘗妄之認貴妃爲同宗。結宦官爲內援。不大相  
徑庭哉。彭時在害廟時與岳正同被特荫。其執兩官同尊之禮。以成君德。止京  
軍勦賊之請。以卹民困。卓然古大臣風裁。至劉珝性剛直。善談論。先爲講官。第  
一及入閣。秉政不同。小人多所怨忌。凡所建明入告于上。出不語。人人鮮有知  
者。而上特雅重之。李東陽初入閣。值清寧宮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類仍。內府  
火灾尤甚。或以天道茫未變。不足畏。此乃慢人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  
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  
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無中書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及清宮成。召  
僧人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四川鎮守太盜羅籥請便宜從事。璫之之東  
陽又以爲不可。上俱從之。後受顧命相武宗。時劉瑾肆惡廷臣。類遭誣繫。東陽  
多所論救。天下嗟受其福。岳、澐相處。宗言時政之弊。詔上端身以立本。清心以

府物。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省材費勿至于耗。國公在用勿失于偏私。禁私譖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陰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擬爲二十二條。以進上。篤奏心切。嚮用之而濶年已耄矣。其後上曰。獎明遠近。而親內問濶。實有以啟之也。上又信燒鍊之術。徐溥曉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僕之人。斥誣罔之說。且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博一以安靜。誠信行政不必出于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已。惟其實人。以爲有休休之度。劉健亦謂不當與真人封號。詔命又請止建塔。皆下城名教之言也。及武宗漸棄廟幾。昭親者。魯建乃上疏曰。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吃無寧口。百司庶務。倣倣成風。非徒廢格不得抑。田變易始盡。建言者以爲多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香草薺蕡。則謂之紛更。憂在民主。國計則若同聞。知事于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之私。思壞百羊之天制。而不顧以一二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

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堅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曰立乎其位。一曰業乎其官。一旦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位其位。若明顯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其言侃直無愧顧。命之臣時羣臣交章劾大監馬永成等誘上游戲之罪。上意始示優容。健復與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再跪乞誅。永成等上不允。于是健等以公決之。各上疏求退。劉健謝遷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歔歎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目公爾。東陽默然無以應。時王鏊見劉瑾兇悖。迫之不能得。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尹佳芳則與瑾表裏爲好。凡憲皇帝憲。桂格臣工。杜塞言路。酷虐重民。皆芳導之。楊廷和在成宗朝。嘗疏請視朝銜經筵。罷西僧馬希等。又疏請重視朝賜。當崇例。有大臣風範。但與寧王護衛一事。費宏爭爲不可。廷和陰主之。鉤距深儲。致仕去。終不辨。梁儲自瑾敗後。始得人閣。武帝將尋宜大公與毛紀。

泣諫于左順門內既而毛紀亦在告公獨廷爭累日時陝西親藩詰良田爲牧  
地上令閣臣草制咸畏憚以疾告歸獨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  
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好人誘  
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選收  
聚奸人母多畜工馬聽狂人勸爲不軌寢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金親  
朝不可得也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駁曰若是其可慮其勿與又上欲自巡邊  
乃稱威武大將軍促幸臣草刺儲曰臣不敢草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  
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而立曰臣有罪今日就斃他日陛下猶憐臣若遂早勅  
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更名君臣罪不可赦上察其誠懼擲劍起竟不  
復促草勅矣時楊廷和亦疏言皇上時出巡遊八不躬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  
憂惧奈何無故自招下同臣庶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袒訓指此爲名具本  
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仍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

臣等代言之臣將何以自解。疏入不省。楊一清初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自効。遂謝政及嘉靖時再召入閣。上以張錫奏遷頭陵事。諭「清對曰。地道富靜体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害壞不可也。乃不果遷。他若張孚敬之議禮定制夏言之籌邊任事顧鼎臣之貞靜和潔。徐階之冲虛謹慎嚴訥之恪恭恬退趙貞吉之格心贊翼皆有足稱。其同受穆宗頤命之直摶張居正皆具坦當世道王持國是之略。惜乏同寅協恭之雅。高以被謗而去位。張以得君而行道。一時之議紛紛而久則論定矣。若夫申時行之雅量宏材。不茹不吐。王錫爵之忠言至計。獻納勤懇。王家屏之柄国不久。李廷璣之引退。自高貴當神宗太平之世。其才足以敵吠休。明道熹宗時言路以攻擊爲直。于是相臣不得行主持匡救之術。其表表如韓熲葉向高輩亦不過列疏敷陳以彰清議。懷宗時君上以英断自用。于是相臣不復有敢爲任怨之胆。其表表如錢士升文震孟

事。亦不過因自建白以佐廟謨其議論曰繁而功烈不著者蓋以相臣而下行諫臣之事也。

息闢蔡氏曰。自黃帝首命六相而相之名始立。自湯之左右用伊虺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夫相天子以治天下不同于諸司百職之各効一長也。其道在乎正君心而治羣情而已。君心正則以爲君固賢也。羣情洽則以爲君固明也。相臣可以不有其功惟不有其功而後天下之功皆相臣之功也。蓋相臣不有其功則權自上出而廢置不敢干令由上出而聽斷若無與。彼專制之患無之矣。相臣不有其功則用一人焉而示之以大公。揔衆職焉而行之以無黨。彼偏執之患無之矣。相臣不有其功則君信之而情忌不生。下信之而疑貳不作。彼讒間之患無之矣。故相業之所以成者曰德曰量。古知體而才智不與焉。夫有爲之謂才。有謀之謂智。相臣示才用謀于上則或以自矜而宏才多。省之士不獲前也。或因易悅而

偏才小智之疏得以進也。豈所以遂萬物之宜而進一人之德哉。此相之所以自靖者當然也。而上之任相亦不可輕。自漢武憲田蚡專擅之弊。過抑大臣。于是丞相不敢擅召二千石。而相不得統列卿矣。九卿更選用事。而事不總于丞相矣。宦者典尚書章奏。而相不得問內庭矣。諸吏得爲中丞侍中。出入禁闈。宰相疎遠。是中朝之血脉不關于丞相矣。刺史得自奏事。繡衣專造時巡。宰相不聞。是外郡之血脉不關于丞相矣。雖宣帝重丞相之權。丙、魏、仲、丞相之職。然外而御史之枕禮。內而宦官之用事。亦焉用彼相哉。甚而東漢之政事歸臺閣。相亦未知之。何是漢任相之失也。唐則始有房杜。繼有姚宋。賢相迭出。然張九齡以峭直不留季林。甫以奸諛進用。遂有范陽之變。陸贊之內相不真。而盧杞之奸邪不覺。遂有逕卒之亂。裴度以君子被讒。鈞异以小人同列。遂有憲、宣之禍。觀唐治亂之由。而任相顧不重。故宋之賢相爲最盛。乃王欽若相而天書作。則君志驕矣。王安

石相而新法行則民生瘁矣蔡京相而奸臣列則元氣隳矣奏摺相而和議成中原永爲異域矣韓侂胄相而僞學禁正人爲之消磨矣賈似道相而國事廢宗社從此丘墟矣有宋致亂之端有不由任相非人者乎明不置相而設顧問之臣其始也從容坐論得以匡君失而特國是其繼也專秉政權或以擅威福而或以冒國計其既也進對曰疎勞怨不任而委蛇半食票擬之外遂無他司夫票擬一事烏足盡輔弼大臣之職然就票擬一事亦豈無道凡諸草奏甚言非當卽違其事非可卽否其意非私卽公票擬之時竭誠觀理折衷求平倘不合聖意則姑委敷陳其故天心自能轉圜則其中便有啟沃之道若曠廢隨改惟上旨不知前擬爲是耶何以不堅其信前擬爲非耶何以有未竭之心如是而欲相業之追宗古昔不可得也。